



頭 齋

孟子集註

一

□ 12
3201
7



口 12
3201
7

昭和十年
二月五日
購求

孟子集註通考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經類孟子入儒家類上齊陳氏書錦解題始以語孟入經
數家國家設社語孟並列于經趙岐序云秦焚經籍其書號為諸子得不泯絕孝文時論語語經
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獨立五經而已○丘月林摘訓曰集諸家說故曰集註○於承清所著
蒙引大學云西漢孟註曰集註者亦謙辭也述而不作之意也或曰論孟多是集先儒之說而大學中
庸則一出於朱子之自為說故不曰集註而曰章句然所引呂氏數說亦未嘗不集諸儒先也况論
孟亦未嘗言章句其是集儒先者可見其說亦不通還是謙辭也○謙辭者秦氏指○序文体明確曰
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叙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公羊傳疏曰序者舒也叙也
舒展已意以次叙經傳之義述已作註之意故謂之序也○左傳正義云序與叙音義同爾雅釋詁
云叙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綱之抽緒○按此序非朱子自序以司馬遷史記韓氏程子序之說為
原故曰序說史記列傳史記卷七十四列傳十四有孟軻傳○蒙引云漢太史令司馬遷讀其父談
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一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晉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
十世家以序公侯中間惟孔子布衣七十列傳以志獨大夫士庶孟子列其中也上下二千餘載凡
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帝紀禮樂律書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月者龜策傳
斷制傳等十篇無元成間褚先生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其甚○孟軻孔子道紀
六曰孟子名軻字子輿騶人其先亦出自黃帝凡二十一世至周武王封弟周公且十傳其子伯禽之
後皆以仲叔季為氏仲後改為孟孫因以孟為氏有自激公宜者取在氏生孟子三歲而父激公
宜卒○關里志云孟軻字子輿字子車魯之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郕故曰郕人父激
公宜娶仇氏○仇音夢神人乘雲霧龍鳳自泰山來將正於嚳疑視父之忽見片雲墜即驚問嚳曰
見五色雲復見孟孫而孟孫子生焉○章潢所編之圖書見百四卷曰先賢孟孫氏名激公宜鄒人魯公

族也。孟子之父或曰孟孫之祖元追封邾國公嘉靖九年從祀。或本引史記注云。軻字車行不利。言孟子一生之中行處不得利。故為軻名。按史記又引孔叢子云。孟子字子車。注一作孟居居。食水軻。故名軻。字子居。按此軻子。吳郡都穆聽兩記談曰。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譜。孟孟周定王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一日。根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邾邑里。至今遇冬至。日廢。曾節之禮。蓋有自來矣。趙氏後漢書列傳五十四。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亦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舉扶風。馬融兒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去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家傳也。岐多所述。作者。孟子章句三。輔次錄。傳於世。古今紀要云。趙岐中常侍唐衡兒。玆。京以岐輕議。已殺其家。岐逃難。賣餅北海。曾公族。註。孟字之序。孟。孟。曾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皈。葬於魯也。杜元凱曰。諸侯之子孫稱公子。公之子稱公孫。漢書。註。藝文志。註也。邾人也。人物考曰。邾縣屬魯。州府史記本傳。註。後徙於邾。故又再邾。邾。魏都大梁。而稱梁。類也。史記索隱曰。邾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邾。故也。正義曰。邾。魯州縣。索隱。河內司馬貞所為之史記索隱也。貞所謂小司馬也。王劭尚友錄云。王劭。唐人字君懋。勃李弟。撰隋書八十卷。遠州府志云。人物志曰。王劭字敬倫。導之弟子也。歷東陽太守。中書郎。劭姿容有風操。孔叢子。摘訓云。楚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盲疾而退。論語。其先仲尼子思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各之曰。孔叢子。叢之言。叢也。孔叢子序曰。大梁李濂氏曰。孔叢子七卷。為篇二十有三。世傳。漢之孔鮒撰。鮒字魚。名甲。親受業於上。大全慶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

孟子序說

朱熹集註

示蘊與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大全通考。呂氏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遊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若輩見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為魯。時伯魚之沒。已不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焦氏筆乘三云。史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為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四年。子思實為梁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主二十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駟人也。駟亦作鄒。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子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不。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妻曰孟儀秦當是年後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即已考其又何得及子思之問相為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放之言不足多信△群談採錄第十疑解篇云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韓子亦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今考之孔子年七十三伯魚年五十一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年二十生伯魚孔子卒時子思蓋長矣今從孔子卒之庚戌歲數至孟子去齊之年凡百六十六年由是推之孟子去子思百餘歲謂受業子思者固非也謂受業於其門人亦非也△人物考云史記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馬遷去周末遠其言可據主功以入字為衍亦意之耳即孟子自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私淑諸人也云云私淑子思其不及門可知△蒙引云依吳氏程

註孟子游齊梁時距孔子時一百六十餘歲云云見得不是親受業少微載載高齋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人也云云此大抵後人所為欲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者耳○此段本出孔叢子正朱註所謂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直至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者也

○愚按綱目孟軻至魏分註又為受業指子之季子思蓋兩存以備考定耶○下條韓子曰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然則受子子思門人者從史遷之言親受子思者從韓子之言忠當從史遷○道既通蒙引云此句亦只可淺說若正經說到道處非可馬遷見識所能到遷之見只是說他學通相似趙氏曰傳見子前通五經上性理大全三十八和靖尹焞曰趙岐謂子思通五經尤長詩書岐夫為知學子者其謂子思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子思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可知之亦九蹟之此最善論孟子者也程子曰孟子曰一出萬章下篇王者之上出離婁下篇春秋無一出盡心下篇春秋天子一見滕文公下篇尹氏曰尹焞也△宋史卷四百二十八列傳一百八十七道學傳伊洛淵源錄十一并行錄等有尹焞傳謂學長於一薛文清讀書錄云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以本知易者莫若孟子一同四云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易者莫若孟子總言象便非真○游事齊宣王○齊宣王見子下梁惠王又見子下不果所言通義吳氏程曰果猶實也謂不以其言為實也迂遠而關字彙東江衣虛切遠也關也同曲也△小補韻會言情慈盈切說支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云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知孟子者哉

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始至梁其後二十二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

云又理也。孟子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又情實也。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云。公蒙引云：揚於事情，此言其翹翹於時也。按史記上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是河南惠三數敗於軍，旅果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乎影，孟軻皆至。梁云：古史蘇子由所撰也。襄王宣王共見于下。孟子以伐燕，上大全通考仁山金氏功齊宣王伐燕，宣王所見之辭也。謂為潘主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會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疑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為實文。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燕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臣代為齊使，燕主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戰，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主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主公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主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擊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潘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潘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為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以孟子為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史記荀子等上史記燕世家云：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蘇隱曰：顧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將謂齊潘王曰：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史記列傳十四荀卿傳荀卿趙人。蘇隱曰：名况，卿者時。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通鑑司馬溫公所作資治通鑑也。通鑑云：周慎靜王壬寅，年魏君瑩表孟軻去魏適齊，魏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醜子之殺故燕君噲，孟軻去齊。同綱目云：齊宣王問伐燕，孟子云：△同發明云：自宣王三十二年，孟軻適魏而去，魏適齊至是盡。二十二年矣。齊魏之君方且為合從連衡之事，凡游說捍闔之人無不肩禮，至命世之才，則棄而不用。此正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也。考之通鑑，雖載孟

子與時君問答之略而不紀其去魏去齊之時，至綱目始詳而書之者，所以著其與時不合之實，重致其欲情之意云爾。嗚呼！孟子既去，則知王道之決不復行天下。此綱目之深意也。戰國策云：燕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臣代為齊使，燕主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戰，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主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主公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主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擊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潘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潘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為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以孟子為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史記荀子等上史記燕世家云：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蘇隱曰：顧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將謂齊潘王曰：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史記列傳十四荀卿傳荀卿趙人。蘇隱曰：名况，卿者時。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通鑑司馬溫公所作資治通鑑也。通鑑云：周慎靜王壬寅，年魏君瑩表孟軻去魏適齊，魏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醜子之殺故燕君噲，孟軻去齊。同綱目云：齊宣王問伐燕，孟子云：△同發明云：自宣王三十二年，孟軻適魏而去，魏適齊至是盡。二十二年矣。齊魏之君方且為合從連衡之事，凡游說捍闔之人無不肩禮，至命世之才，則棄而不用。此正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也。考之通鑑，雖載孟

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代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

子出於所見史記得於所聞亦聞不知所見之真况温公通鑑又自與史記相戾不知温公生於千載之下又何據而不從史記也義理則可斷若事實年次安得焚而知昔人之非耶故以孟子所稱齊王而不曰宣王蓋為湣王此說應是△同云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子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會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充問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上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論之可稱趙岐註亦稱王也燕會遼國在宣王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王卒後十年

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傳焉苟與楊也擇

以此見伐燕會非齊宣王甚明△紫陽文集六云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攻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温公平生不喜孟也到此又知信之不知其意如何考異通鑑考異者司馬温公所作也○當是之時○蒙引云此言其所以顯耀於時也須以女伐縱橫室與唐虞三代之德字相對者秦用商鞅蒙引云鞅本衛之公族綱目人書衛鞅後封之於商地故又稱商鞅△史記卷六十八列傳第八云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衛之諸庶薛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取賢者將修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蒙引云建初用於魏魏武侯卒秦楚楚君類卒楚人殺之△史記卷六十五列傳五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其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其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魯也魯君以為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吳起殺其妻已者二十餘人而東出衛衛門與其母訣鬻管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魯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魯魯子薄之而與起絕○孫子由○蒙引云此孫子指孫臏非孫武子也武則吳王闔閭所用殺二寵妃為隊長者也齊伐魏以田忌為將臏為軍師威王時△史記卷六十五列傳五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三闔廬云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閭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云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按田忌別無傳附孫武傳合從連衡大全新安陳氏曰蘇秦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魏齊韓趙魏也△蒙引云史記蘇秦說六國從親以橫秦註以我利相合曰從親又謂之從約又謂張儀為衡人言主衡者定從公史略又謂蘇秦去起而從解儀專為衡註以勢相逼曰衡詩經衡從其賦註東西為衡南北為從○從衡二字之義當與史略註以義利相合曰從以勢相逼曰衡如詩傳南北曰從東西曰衡者不切然當田時二

字之名所由起也。是如詩傳之說也。史略註亦未得其所以然。蓋秦居陝西以陝西而視山東諸國，東西連亘其勢，衝也。故以秦而脅六國，是主於秦也。故曰連衡。山東諸國無齒，面只以南北相合而為從，故以六國合約以抗秦，所主者六國也。故謂之從耳。△戰國策註云：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史記燕秦傳云：於是六國從合而爭力焉。燕秦為從約，長奔相六國。△同張儀傳云：諸侯聞張儀有欲害其首領，復合從。唐虞保天下之號，虞舜保天下之號也。周宣見于下。△尼詳見論語之序說。作孟子。大全新安陳氏曰：愚聞或人疑易繫辭有子曰，實以為非孔子作。未子曰：安知非後人所加如周子，自著通書五峯刊之。每章加周子曰字。今讀孟子亦當重此意。又獻通考百四十八曰：晁氏曰：趙岐謂軻以儒術于諸侯，不用退，與萬章公孫丑之徒難疑。又問諸書七篇，按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公如宣王、惠王、襄王、文公、定公、公平公是也。夫死後有諡，軻無諡，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見惠王，且曰：叟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摘訓云：朱子曰：孟子一書決是孟子所自作。若門下有入寫得如此，音意亦不可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矣。△蒙引云：愚謂孔子以道不行，晚年便贊周易，脩春秋，刪詩書，是禮樂以垂於世。蓋既不得行於當時，便當思以傳於來世。今孟子道又不得行於當時矣，則其所以規天條地之規模，豈徒終鬱於胸中，而與其身俱逝耶？當時在門，又無卓然高第能傳其道而發明之者，安得不索筆為之。追計以閑先聖邪？如顏子不著書，則以時有孔子在，且早死，至曾子則有大學子思則有中庸，以此二書之信是孟軻自著，諸論亦恐為後人所加。△朱子語錄五伯峯問序說謂軻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不知何朱子曰：前說以是後兩處失之。△讀書錄七云：孟之書，魯魯諸國之君皆稱論，則成于後來弟子無疑。註趙氏曰：傳見

于上。韓子曰：「新唐書列傳百，非才子傳萬姓統譜，皆有韓愈字退之傳。△韓子此語韓文十四答張籍書見文也。○韓子曰：「韓子此語韓文十一原道篇載之。△大全朱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與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悉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蒙引云：韓子此語出原道篇其七云：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云云。今按韓子此語，則是字已自有所指，而程子朱子却又云者何也？豈都不觀其言意所自來耶？○堯以是傳之舜，此一見於送浮屠文暢師序者，是向送文暢序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出，然後知官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躬行，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依此說，見得皆未及此心之體處。故朱子嘗謂韓子徒知用之，可及乎天下而未知體之，必本於吾心。荀與揚了。荀卿傳見于前。○前漢書卷八十七列傳五十七有揚子名雄，字子雲，傳△蒙引云：荀揚是誠有不精不詳處，但不知韓子之見是措何處，為不精不詳耳。一同云：今按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註：荀子字彙，踏在到切踐也。△同云：荀廣切重衣也，因也。又及也。合也。又嗣爵，曰襲爵，又掩其不備，曰襲爵。前漢書三十一張翥傳云：西北國始通於漢，然翥鑿空，燕林曰：鑿開也，空通也。塞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云：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也。不知言所。讀書錄十二云：程子言所傳者何事，稱謂聖人之心，天理渾全得其心，斯得其傳矣。△蒙引云：愚謂程子謂韓子此語非是，踏襲前人，亦非鑿空撰得出。註：亦幾於過矣。蓋韓子此語全得於孟子，見知聞知

一章他是何等聰明人融會出來便成此一段說語○韓子此語出原道篇其上文云夫所謂學識
 今野之○又曰孟氏醇乎韓文十一讀荀子篇之語也△韓文補註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
 過于空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大駭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孫曰小疵謂有
 不合於孔子者醇殊倫反厚矣也疵才支反病也△通義金氏曰又曰語見韓文十一讀荀子
 篇篇大醇者謂其大綱知會孔氏崇正道與其他諸子不同耳小疵者謂其內却駁雜也△蒙引云孟
 子醇乎醇者也謂其擇一精語之詳也擇之精以窮先言語之詳以議論言故以擇之精為先△又
 云大醇以其皆知崇正道黜邪說也小疵即擇焉不精語焉而不詳也○按論會大全孟荀揚醇疵
 如何篇曰言必差幾欲必仁義孟之醇何如也則曰尊王二則曰尊王荀之醇何如也適差舜文
 王者謂之正非堯舜文王者謂之馳雄之醇又何如也夫閱其書而考其本玩其辭而究其源則俱
 可謂之醇矣獨不思聖人之作言非為書蓋為道也凡與道背馳者不足以為書凡與性背馳者不
 足以為道彼其性惡之論與夫降衷下民者皆背其視無有不善者孰為無鑿之玉也善惡之論與
 兼善好德者徑庭其視順犯柳之性者孰為無瑕之璧也大本既乘雖其書極天下之雄而豈足以
 掩其疵乎太原既殊雖其辭極天下之艱深而豈足以匿其弊乎雖微韓愈其醇其疵固自有以知
 之矣反復讀荀而所以制雄為聖人之徒以荀卿在制雄之間儻敢而例論之若無所高下者而其
 終也以醇乎醇歸之孟子以大醇歸之荀揚醇乎固為確論矣而未嘗明言其醇所存吾自其言性
 而論之則知愈之所以為是抑揚者思過半矣△續讀書錄十韓子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孟子之傳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惟孟軻節子思而子思之學出子
 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獨得其宗愚謂自秦漢以來諸儒未有論道統相傳之詳且正如韓
 子者至程朱論道統之傳亦主其說若韓子所見說所謂象傑之士矣○荀揚荀子性惡篇人之性

惡其善者為也今人之性生而有有利焉有利焉則疾惡焉有自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
 人之情必出於爭奪至於北分亂理而歸於暴戾必將有節法之化禮義之道○曾子後出於辭讓
 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揚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
 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
 歟○大全朱子曰韓子謂
 荀揚太醇小疵非是由甲
 駁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
 觀之則荀揚為大醇耳○
 程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
 金釋說下來○又曰孔子
 之道韓文二十送王墳
 秀才原有此語文略用之
 頌詩○大全云問大是就
 渾淪處說傳是就該處
 說否朱子曰韓子亦未必
 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
 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
 近日政事者就政事上學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
 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此語非是
 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太醇
 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
 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
 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
 性更說○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
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

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專得德行言是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通義金氏曰大是言其規模之大博是言其節目之詳備觀其大盡識其詳。世後離散。通義金氏曰伏處諸侯之國。子夏居魏。子貢居齊。澹臺藏明居蔡。孫氏曰。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李路仕衛。子夏仕魏。其餘亦咸仕於諸國。源遠末。韓非子云。自孔子之死。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惟孟軻。惟字本集無之。朱子加之。註參也。曾也。魯也。魯朱註曾。鈺也。曾子名參。字子與。魯南武城人。史記家語孔子通記等傳有之。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傳在史記家語孔子通記等傳。手足出論語泰伯篇。蒙引云。程子註曰。孔子言參也。魯也。然曾子

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于思而于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也。然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程子此言。不正是解。韓子之言。朱子以其所相發明。故附云。又曰。楊子雲言。韓文十八與孟簡尚書。其言之文也。略用之。△揚子法言。一耳。篇註。秘曰。揚朱墨翟之橫議。充塞聖人之正路。顏會。嚴光。鑣切。開

也。虛也。△蒙引云。古者楊墨塞路。幸辭而闕之。廓如也。此二句。是子雲之言。自揚墨行。正道廢。以下皆韓子之言也。其大經大法。蒙引云。其指先王也。出韓文集與孟簡尚書之篇。此係截文。其本文一則曰先王之法。二則曰先王之道。三則曰先王之事。又曰。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可見。○大經。蓋本中庸之大經。上自王朝之間。以至父子夫婦房閨之內。先王其不制為之禮。此皆係五典之公倫。事如儀禮典禮所載。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

猶可見其略也。○木法蓋指刑政典章之屬如囹圄班爵祿之制當時孟子已日其議不可得聞諸侯已去其藉矣至於論井田則亦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亦可見大法之亡滅已多。壞亂謂會卦韻壞胡怪切說文敗也。又翰韻爛即所切廣韻火熟方言河以北趙魏之間久熟曰爛。孟子糜爛其民存十一於千百。○文選十六陸士衡歎逝賦云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李善註百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言七多而存實。○大全新安陳氏曰自夫楊墨行至安在其能廓如也。皆是難辭揚中之抑只著向無孟氏二句幹轉而斷之以孟氏功不在禹下盡之矣。孟子闢揚墨功不在禹下洪水下者洪水灌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左衽言伏誅論語憲

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

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

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

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

問篇云微管仲其被髮左衽。△後漢書南蠻傳表裝班爛語言侏離。△蒙引云衽衣襟也韻府謂裳之交也侏儻蠻語不分明之意。△同云孟子所謂於傳有之者。△皆無此書矣可見所存能幾然而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儻矣。無孟氏則揚墨行正道廢天下皆歸於無父無君之教而論尺胥於夷矣。功不在禹下。楊龜山云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處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妄言設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程子遺書十一云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張俞論曰韓愈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予謂揚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然不由軻而益尊尊毀譽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子之道使聖人復生必不易其言也。或問於程子曰大全慶源輔氏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言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功力之盛其精微功高非想像隱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望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二程全書二云程子曰孔子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以聖人確言如剪絲以為花則無不似處只無他造化功緣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程子又曰了說一箇志論語公治長篇云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只此二字蒙引云只此二字其功甚多蓋專指養氣二字不必謂義與氣。又曰孟子有大仁性善滕文公篇有性善之語孟子盡心之篇說性善也。又曰性善養氣公孫丑之篇有養浩然之氣論也。又曰顏子陋巷顏子陋巷樂之事見於論語雍也篇。△性理大全二十二云顏子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

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也又曰孟子有此英氣也大全覺軒蔡氏曰聞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亦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林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窮孟子儘雄辨○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心未盡極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好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言在就言止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至有溫潤含黃氣象

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

所以為賢人有溫潤含黃氣象所以為聖人也其理一也○蒙引云問孟子英氣害事處安在曰孔子德性較寬大氣象較從容故甲者亦得而親之高者亦愈見其不可及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曰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蓋狡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飲醇醪令人不覺自醉辟之春風著物自然能使發生也如此而猶有不入不行處則命也若孟子則不如孔子多矣既是如此則其所以感人者亦未得如孔子矣程子安得不責其備一說英氣害事害事為戒學者設非謂孟子曰孟子既有英氣又有獨無害事處邪然則謂他人有英氣便害事孟子有英氣獨不害事可乎程子是以全人來律孟子何必為之回護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

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此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其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冰精非不光比之玉自

彙渾然無圭角也

孟子大賢蒙引云蓋以顏淵為

大賢亞聖而孟子次之其

實把孟子顏子並觀其氣

象自有次第但難於口舌

驍驍料造詣深者當自會

云△摘訓云蓋以顏子為

太賢亞聖而孟子次之此

說非也

水與水精非不

光

摘訓云水字讀不可讀

作水精有水晶無水精△

韻會庚韻與易切說文

晶精光也又水晶石也通

作精楊氏曰姓楊名時

字中立號龍山先生傳詳

于宋史道學傳二伊洛淵

源錄十言行錄外集八

收其放心

告子上篇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鶴林玉露云孟

子曰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

惻隱羞惡

見於孫五上篇論邪說見勝文

公篇格君心見離婁上篇心得其正

大全朱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病蓋知性

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

歐陽永叔翰墨全集云歐陽

脩字永叔初從尹師魯遊迭相師友文章名冠天下撰五代史記法嚴辭約取春秋遺意宋史卷

三百十九列傳七十八有歐陽脩傳○按歐陽脩此語字歐陽文集九十三卷李詒第一書人性

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

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

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

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

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

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

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

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

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

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孟子

十一

公篇格君心見離婁上篇心得其正

大全朱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病蓋知性

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

歐陽永叔翰墨全集云歐陽

脩字永叔初從尹師魯遊迭相師友文章名冠天下撰五代史記法嚴辭約取春秋遺意宋史卷

三百十九列傳七十八有歐陽脩傳○按歐陽脩此語字歐陽文集九十三卷李詒第一書人性

性

計用數按外邊指濶外言計權謀數術數也

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序說終

梁惠王章句上 集註 凡七章 勿軒熊氏曰 一章義利之辨 兼言孟子之學 二章言與民同樂 三四五六章皆言仁政 七章兼言王商朝之辨

○按章句之註解詳于大學中庸略之△正義曰篇之次第蓋以聖王之盛惟有堯舜之道仁我為首故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篇之首也此篇以下趙氏分為上下△張公亮揚明云屠亦水曰七篇大義皆從仁義數術性善其本原也孝弟其功用也知言養氣其蘊藉也尊王賤霸與齊梁之君開陳者其事業也關揚墨惡鄉愿所以衛其防以承禹周孔子堯舜之統者也 孟子見梁惠王 人物備考十七云梁惠王名罃魏武侯擊之子也其先周文王庶子畢公高封於畢後絕封為庶子至畢萬事晉獻公伐霍有功封於魏為大夫萬生魏武子武子生悼子悼子生魏絳絳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生魏侈侈之孫曰桓子桓子與趙襄子共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懿懿生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朱熹集註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

惠王三十五年甲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

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與長老之

稱王所謂利蓋富國疆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

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

是為惠王又見史記魏世家
 家公蒙引云孟子平生執
 不見諸侯之義於其日見
 梁惠王者陽貨先嘗得入
 見之義也故集註取惠王
 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
 賢者之語公存疑云見梁
 惠王或謂答其禮或謂欲
 行道答禮之說固淡行道
 亦不消說要字本意是
 欲行道而惠王卑禮厚幣
 則有可見之義耳集註都
 大梁大全趙氏曰按魏初
 都安邑在漢謂東郡安邑
 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
 留郡浚儀縣大明一統
 志二十九開封府有大梁郡晉書王謏曰惠
 封畢萬為大夫後從其國名為魏氏至梁在立為王謏法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四
 月甲寅徙都大梁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史記卷四十四世家第四魏世家云三十五年惠王數敗

之宜也此二句乃下章之大王曰何
 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
 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
利不奪不廢 乘去聲 厭食於豔反 ○此言
 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

於軍旅甲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至梁王曰復不遠然犀解云亦字對當時策上
 言公講述云孟子見梁惠王意重行道不重務其禮蓋惠王厚幣不是聘禮孟子只汎招賢欲得
 申商撫張之徒以富強其國耳孟子將以王道游說列國故乘此機會往見之試其道之可行與
 否乃惠王但以撫張輩待之見便以利國為問利其國不止富強觀註類字可見然戰國所圖大
 都不外一若惠王病根只此利之一字所謂先生之號則不可也公揚明云利是利益勿指富強說
 集註復不遠王曰復不遠然犀解云亦字對當時策上
 先生一般王何必曰利睡庵脈云亦字對利字有學最有味衍明曰醒初云於利則曰何必於
 仁義則曰而已矣啟此而閉平彼不其從入之門而杜其不可由之路辭嚴義正確乎不易公是
 端其好尚之意△牛春宇質言曰仁義吾性所固有非從外得亦有字有味集註仁者心之大全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見得可包四者義者心之制是說義○心之德是混淪說愛之理左說到親
 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種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揚雄言
 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者只以義為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
 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心之制如利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
 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通我全
 氏曰心之德是專言仁愛之理是偏言之仁此是兼體用說則論語論語集註第 篇第 章下但
 此章從全體上說故首曰心之德論語是從孝弟上說故首曰愛之理集註立言精微類此王曰何以
 利然犀解云何以二字是一點謀利的心△存疑云王曰何以利吾國一定是取之於臣民所謂
 損下益上也大夫曰何以利吾家一定是取之君與民所謂上奪其君則剝其民也故曰上下交
 征利集註萬乘之國者下大全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戡藏千戈教以文德

之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屬

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

則不軍也因井田而制軍

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

通通上為成成方十里成

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

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

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

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

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

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

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

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在車上卒七十

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

之法東地大全引漢書刑法志註云米官也因官食地故曰米也

親是各人父母仁義未嘗不利非謂仁是父母之利義是君之利還便就躬行仁君言蓋君行仁義

則大夫士庶莫不樂利而悅仁義或懷之以事親或懷之以事君徧國中皆孝子忠臣國之利孰大

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

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

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

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

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

下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

之大夫也。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

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

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

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

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

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

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

於此况人知愛親必知親上所謂差者所以事君也故註揆以親戴於已言之說親亦指君謂民

之於君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不遺親就足不遺君此意雖新恐於論仁大道理未當然岸解云義

就欲說後是不著緊意意臣知有已便後君仁義必不後不遺皆真心自然莫過處人全新安倪

氏曰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公身之集註於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

是以仁義舍利而賈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不可者何哉蓋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

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

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徐慶泉曰仁義總是一理

父子主恩則仁多君臣主敬則義多故孟子言仁屬親義屬君非道也

謂民之於君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不遺親就是不遺君

親其君如父母也

史記堯本紀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也

王亦曰仁

楊明曰曰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乃一時開悟之言未必能行之也蓋悅而不繇從而不改者與集註謂重言

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似不通

之謂也鄭註云

乃反依字作

公羊隱公元年前此則為始乎此

之字仁義之利也學者所宜精

屬斷其義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

其傳者歟天史公曰

大全新安陳氏曰司馬談為太史令子遷尊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

大史公西漢龍門人也。蒙引云此大史公是朱平叔。司馬遷非謂其父太史談馬遷自叙所稱太史公則其父也。父子相繼為太史故俱稱太史公。太史公曰云語史記。孟子列傳有之。罕言利見論語。罕言放於利。見論語里仁篇。大全問太史公之嘆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朱子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講而著之耳。按本寒源左傳昭公九年語也。又出于胡氏春秋傳。蒙引云按本以草木言本根也。塞源以永言有第一。章章圖都陽宋氏曰。此章明為國之道當先義而後利。仁義之利出於自然。求利之害乃其必然。

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王亦曰仁義也。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

吾言與賢者亦有此樂之賢者不同。樂此此字指此顧之鴻鴈麋鹿。賢者指古之賢君。此指臺池鳥獸。合喙云乎。字王意以賢者禽養為戒。必不樂此。正定食德之意。○千百年眼曰。陳伯玉曰。此再見欲決仁義之行也。賢者亦樂此。是疑詞。不是慚詞。其一念可進于賢處。此指鳥獸。今謂沼上非見賢之所。孟子安得以此見王哉。勿大泥。○行明云。又云。沼上非見賢之所。或接見後與同遊於園。故立沼上有顧而言耳。王立二句不平。此字統兼臺池鳥獸言。賢者亦樂此。分明慚愧以自逸。為樂之不可。孟子對曰。賢者亦樂此。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提撥。通義曰。雲許氏曰。聖賢皆入非法語之言。則異與之。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解負。惠王就在梁之時。與上不同。賢者亦講述云。賢者亦樂此。平賢者有。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孟子對曰。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言故孟子與時君言皆是
機軸前章法語之言此章
與與之言也後多放此圖
云經始揚明云經始是
度量之初三輔黃圖曰
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
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
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
十里高一丈周四百二十
步不日成之瑯琊代醉卷
十一云古註不設期日也
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
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
事理為協若日不終日豈
存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
法所以不可輕易也於明
蒙引云於漢美辭此乃民樂之辭非謂文王自嘆美其有也魚躍也謂其意燃犀解云靈通明神
靈在矣祝頌之詞應不日句與民借樂存疑云與民借樂推好之心行行政使民亦有其樂也△按
大雅靈臺章舊四章自經始至子來第一章也自王在至魚躍第一章也集註毛傳曰神之精明者曰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
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濯濯白鳥鶴
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
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
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

靈觀堂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四書△大舍詩傳國之有意所以知氣稷黍
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四書微言曰不日成之乃極其形容
如云速於置郵之意以其若有神助故名曰靈△明袁凡剛正曰說死云積恩為靈積德為積
仁為靈靈臺所以為靈者
積仁也神靈者天地萬物
之始也時說以速成為靈
非也爾雅晉曰時日講述
云日指築言日君象也築
以日自比謂其不亡也民
日是日君象惟恐其不速
亡也如指日言不言築而
言日不敢斥言耳△揚明
云予是民自稱借亡是民
怨之詞△四書覺路曰湯
之誓辭有曰民怨桀之虐
而言是日何時亡乎若亡
則我與之俱亡此是書辭
民欲三句乃就書辭而釋
之說就君身上說集註桀

與民借樂故能樂也
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
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
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
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
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
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
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
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
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歎樂
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
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
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
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濯濯白鳥鶴
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
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
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

嘗自言「新序六刺奢痛云伊尹告桀曰君主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晒然而笑曰子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

右第一言章圖都湯朱氏曰此章明臺池禽獸之樂宜與百姓同之

○梁惠王曰寡人正義云禮曰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在凶服曰孤老明曰王侯自稱孤寡不數是也

蓋心千百年眼云盡心者王自謂委曲盡心以計安斯民也就救災恤患說不加少微言曰分外日加謂不見其分外多又曰丘月林曰少是消耗多是斂聚初不可以分一歸附為言△季彭山曰民不加多謂民不棄彼而歸此也不就歲凶民死說蓋移民移粟則梁之民比他國死必不少矣

氏曰魏地在西河之東故分今河中之地謂之河東大河到華陰折而東流故溫懷之地謂之河內二云魏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各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為河內今河中府是此獨以魏地也粟用必資講述云棄甲以身披用難起故棄甲兵兵不提足以爭粢之利於走猶可以禦道者無望

民有疑云行小惠不可望民如多欲民加多惟在行王道耳云○國語兵以敵進丁吳子云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再吹而聚荒政之了太全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有三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太札則命邦國移粟以辟災就饑△周禮太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二曰散利三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禁五曰全書六曰去幾七曰尊禮八曰養九曰蕃樂十曰多食十一曰索鬼神

時日害喪子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

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亦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

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也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

十二日除盜賊不違農時
穀揚明云心蓮言在上
者不務民耕秋收獲時
燃犀解云王莽負信日打頭
說不違農時一句明後移
粟之非也下魚鱉材木
賢山澤且有餘谷而粟益
不計其知事類云穀之
種不一有言二穀為粟稻
故者有言五穀為麻黍稷
麥豆者有言三穀為稻黍
稷梁麥者有言九穀為
稷秋黍稻麻大小豆大小
麥者有言百穀包舉三穀
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
實助穀各二十者海地揚
明云地勢原甲甲者曰秀
穀以聚水曰池谷什以了
來引云谷什有大小之別
燠犀解云谷什是頭斤是
伐木之器大曰斧小曰斤
時草木成材之時也玉高
曰山平地多草木曰林
燠犀解云谷什是頭斤是
鍊乃云復民養生盧未入
曰五穀魚鱉以為飲食材
木以為官室是養生無憾
五穀魚鱉以供

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
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
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
國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
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
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
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
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
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
是為盡心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焉則未矣

祀材木備棺槨是喪死無憾也瞿昆湖西書說云蓋始乃先務之意揚明云始是王道之始
大略曰其曰焉猶龍曰王道之始始字猶云初行一般集註有厲祭大全要重胡氏曰文王治
岐澤梁無禁此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祭文
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
虞掌山林之政令物屬之
厲而禁之中禁註物屬之
厲無物有禁外也為之守
禁為守者設禁也守者
謂其地之民伐林木者
也鄭司農云厲厲列字也
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
不務民之取而有厲禁者
禁民之不以其取也草木
愛及草木全禮記王制獺
祭魚然後魚入澤梁祭
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
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
後入山林法制未備了木
全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
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
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
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落音鳥
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
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落
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
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
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
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
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落音鳥
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
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落
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
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

謂聖人未嘗不以法以地
 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
 木之類博節愛養不違
 農時不用數畝斤時入
 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
 備三節未成不過初禮事
 下一節集註云是王道之
 成也正與此王道之類相類
 博節禮記曲禮上君子恭
 敬博節註博節也鄭玄
 曰博節禮也公通義云博
 祖本反表抑也雞豚講
 述云豚雅豕也雞豕也
 雞序序了蒙引云序序指
 卿學非謂國學也△然序
 解云謹是嚴謹把做一件
 重事序序皆學宮之名序
 養也取養老之義序射也
 取序射之義皆所以明人倫
 之徒當謹邪正其辨也
 衣鳥食肉講述云七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
 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
 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博
 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
 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
 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
 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始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

皆不用也然其立法未五十者不衣未七十者不食亦使以知老之為重得肉鳥必先以遺其父
 母而後老者始無失肉鳥矣
 全問既曰魚鱉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朱子曰魚鱉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者
 幼之所向也至於芻豢之
 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
 老不得以食之矣△即耶
 代醉十二云孟子註五十
 始衰非常不煖未五十者
 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
 未七十者不得食也余謂
 非魚不煖非肉不飽者言
 到此年紀必不可無帛穿
 必不可無肉食非若未五
 十者便無帛也不至凍未
 七十者便無肉也不至餓
 若如註說則七十古稀也
 世人有終身不食肉者蓋
 多矣百畝之田△大全通
 考仁山金氏曰古者六尺

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
 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
 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世皆倣
 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
 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
 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
 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
 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子孟春犧牲

為一夫一婦
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
二畝牛邑居二畝牛田以
九百畝為一井八面皆百
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內一
百畝為公田又有公田之
內除二十畝為廬舍公家
則每家得二畝牛邑屋所
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
田隣其廣六尺其長六百
尺是為一畝若以今大步
計之則古百步當今四十
一畝古者一畝牛當今一
畝十步庠序皆學名也滕
文公篇段曰序居曰庠申
重周王維四書辨斷曰申
字詳訓可寧反覆四字極切當審事父爾雅云善為孝代其勞通義仁山金氏曰古
者道路之制輕任舟車任分須自者不提功不特子象代父克之勞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
任風俗故老如此則尊親上可知矣凡此諸節皆垂于勸學惠以行仁義之實事秦言黔首也大全

毋用乳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
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
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
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
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
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白黑者也
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
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
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
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
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
魁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
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
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

史記秦紀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有曰惑亂黔首黔首黑頭也通鑑注孔穎達云黔黑也
凡民以黑中覆頭故謂之黔首盡制法大全雙峯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步長帛七十
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法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法而存疑云法制之中就
有品節兼教養說饒氏只
就衣帛食肉說非是公瞿
昆湖駁疑曰註中盡法制
二句法制所以品節也品
節即在法制中而盡法制
品節之詳即所以裁成輔
相之道更無兩事極裁成
輔相以補其不及左右民
太全易泰卦象曰天地交
泰能以裁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孳而不知發人
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
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
之民至焉也萃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
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
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
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
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

右本音有狗彘食人場
明云是厚斂民財以養倉
獸通義自雲許氏曰後

左方並去聲如左右之

罪應前雨凶字塗有餓
 草不知發應前後粟由此
 而知所移乃民間之粟未
 足以濟河內之民而先已
 病河東之民矣况有餓
 不發猶是各邑之財狗彘
 食人食則必征歛無藝而
 傷民之財矣中兩節教之
 以王政則民自足食樂義
 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雖有凶荒不待移粟移民
 而民自無饑寒近者悅而
 遠者來矣何患不加多哉
 下章率獸食人亦此意而
 極言之也集註孔子之時

周一大全朱子曰孔子尊

周孟子一不尊周如友表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
 小筆之於經明君臣一義於萬世非專為美相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狀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
 相悖矣塗炭書經仲祖之語云民墜塗炭註塗泥也炭火也王者天下之義主也

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
 歲凶是知又之殺人而不知操又者
 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
 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
 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
 不過如此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
 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
 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
 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
 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
 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
 視天命之改
 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

義云者蓋合則從不合則去之意矣如云君臣皆以義也視天命之一大全新安陳氏曰天命之
 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
 不知存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違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違此而
 非孟子固執讀者不可不
 勸破此義一石第三章章圖
 鄒陽朱氏曰此章因諸侯
 有愛民之心而以王道勉
 之

○梁惠王曰願一厭

解云安對勉看願安厭教
 惠王只是這等言末必實
 有這等心△行明云謂之
 安者見其出於於中心之
 誠而無所勉強也△直解
 曰梁惠王因孟子說行水
 惠不若行王道宜罪已不
 宜罪歲凶有感於心遂虛
 已以請說寡人願安心以
 受教蓋望其盡言而無隱

孟子集注

孟子

三十一

承教一承上章言願
 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

與又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以及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又問

而王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

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

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民以養

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

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

也。通義仁山金氏曰。王文憲曰。此章宜與上章合。為一章。王喜天下之民至焉。一句。後發承教之言。孟子亦因以終其說。殺人之微言曰。邵康節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走也。然犀解云。槩及不重。只引起政來。獸相食。文林貫直云。獸相食。是以物害物。惡是惡其殘酷之字。指獸言。千百年。眼云。又十子曰。小曰君。曰父母。正見一體相關。行政。照以及與政者。仲尼曰。始作備。通義自雲。許氏曰。孔子惡作備者。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為此。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蓋其弟德公立。而用以狗之。當周釐王四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卒。遂用狗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左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

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備者。其無後乎。為其家人而用之也。知之

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備。音勇。為。去聲。備。從葬。木。偶

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

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

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

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

子言此。作備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

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

曰。孔子惡作備者。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為此。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蓋其弟德公立。而用以狗之。當周釐王四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卒。遂用狗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左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

○李氏曰。孔子惡作備者。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為此。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蓋其弟德公立。而用以狗之。當周釐王四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卒。遂用狗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左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

為賦黃鳥之詩。公揚明云。無後謂絕其後嗣也。象人謂人形用。謂用之從葬。存疑云。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只象人而用。便是。不仁。為其象。然犀解。下此句。釋仲尼之言。象人有面目。挑發似人形用之。指殉葬說。集註。備從。埋。蓋。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跳。踊。故。名。之。曰。備。孔子。惡。其。不。仁。大。全。新安。陳。氏。曰。作。備。者。殺。人。殉。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禮。記。檀。弓。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死。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送。車。芻。自。古。有。之。用。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死。於。用。人。乎。哉。右。第。四。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之道。以。節。用。愛。民。為。本。可。晉。國。天。下。莫。一。然。犀。解。云。晉。國。此。時。已。非。唐。叔。之。晉。是。魏。斯。與。趙。氏。韓。氏。共。

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狗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反。洒。與。洗。同。○魏本。晉

分晉地故惠王以梁為晉國莫強是土地甲兵足以枕衛齊秦楚△辨斷曰王荆石曰晉本唐叔封國魏斯與趙籍韓虔共分晉地故稱三晉△陞菴脈云冀強是土地甲兵之力用之以戰勝攻取意就魏之先世說所知也揚明云知是開知也此死者揚明云此是為死者指先人△蒙乳云不可死者為太子申亦不可謂死於戰者是指其先人言也魏本晉大夫史記晉世家云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云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及朝晉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齊擊魏△大全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急齊救齊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涪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

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洸軍遂大破下七年秦△大全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元里魏魏使公于卬將而擊之軍既相此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驪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又與楚將昭陽△大全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木全張存中曰按史記魏襄王二十二年楚攻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得邑八與集註七邑不合未知孰是孟子對

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孟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母以事其長

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曰地一辨新曰方百里云

方字只當權字言其地僅百里也然能禽發有為即可以王△揚明云方謂僅足百里小國也△文林貫旨云方是僅足的意思△合塚云釋義曰方字是虛字帶下百里讀言其幅頓百里耳勿以方字字地字相通也△如施仁政△天全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歛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面數句則又其效驗也深耕易耨則薄稅歛之所致也重稅厚歛則民不聊生不聊生則其於農事亦苟且爾恭而已莊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則省刑罰之所致也厥刑峻罰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則其於人道亦何暇修為之哉深耕易耨蒙引云深耕深於耕

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五山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故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

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以此而巳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心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

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也。不苟且爾恭而已△又云易治也如受與其易多其田疇之易有整齊齊飭之意與深意相類俱是得盡行之意以暇日燃犀解云暇日是刑賦所寬的日修是講明孝身是良心真切者思信只是孝弟有實心誠明△知新日錄云暇日一字最可玩味如煩刑橫征民皆重定而立矣安得有從容閑談之時此可想其體養生息氣象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

最上指君長言制機一語蓋容製作也△揚明云以手執之曰制機是杖撻是擊而追之

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問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大全宋子曰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率五國前首擣至函谷閱可見彼奪揚明云彼指秦楚奪時是不能省刑薄

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

小百言曰言養生

三四

欽意△陸菴脉云。彼奪二節正明秦楚既捷之故。奪其民時。有涉刑厚。欽意東。鐵離散。何暇備孝弟忠信。以彼暴虐之。陷民如此。君命殘而民心失。俱有等救之思。而况我以尊君親王之民。歸之寧有與我為敵哉。△仁者無敵。一蒙引。一說是請勿疑百里。可王之言。又一說是請勿疑仁者無敵之言。按本意似以百里可王之言。疑於迂闊。改引仁者無敵之言。以實之。△揚明云。是勿疑百里可王之言。○微言申。魯泉。曰。仁者無敵。蓋百里之言。非臆說也。○孔氏曰。孔氏名文仲。字經父。宋時臨江人也。△大全慶源輔氏曰。註引孔氏之言。蓋然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念懷者之所為。耳。分懷者之所為。則其心真灼。焚燒愈熾。熾不至於大敗。極境而不亡。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所以成厥功。且有一日之功。其曰。唯天史則可以復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天史。一見公孫下篇。○見梁襄王。疏正義曰。宋世家云。惠王卒。子赫立。是為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諡曰襄。蓋法云。因事有切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大全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觀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田師人曰。望。揚明云。出是出境。△文林貫首云。望之。是遠觀。定于一。講述云。一謂一統。天下無二君。君無二政。禮樂征伐。出於天子。此之謂一統。則紛紛戰爭。自是而定。故曰定于一。○姚錄。卷意。△存疑云。定者。列國息爭。干戈不作。△辨斷云。定以大號言。指兵革寧息。一以大政言。指政歸一統。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沛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蒯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人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所以成厥功。且有一日之功。其曰。唯天史則可以復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天史。一見公孫下篇。○見梁襄王。疏正義曰。宋世家云。惠王卒。子赫立。是為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諡曰襄。蓋法云。因事有切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大全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觀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田師人曰。望。揚明云。出是出境。△文林貫首云。望之。是遠觀。定于一。講述云。一謂一統。天下無二君。君無二政。禮樂征伐。出於天子。此之謂一統。則紛紛戰爭。自是而定。故曰定于一。○姚錄。卷意。△存疑云。定者。列國息爭。干戈不作。△辨斷云。定以大號言。指兵革寧息。一以大政言。指政歸一統。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一說一非一統乃一心也。惟能天下民心者斯能定天下亦是云云。徵言許白雲曰定於一謂合天下為一家蓋武王時千八百國至孟子時相維長者止七國爾勢必舉天下郡縣之而後已至於秦漢孟子之言即驗但秦猶嗜殺人之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然後定也。王觀濤曰定以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權言政歸一統也。孰能一之以君言孰能與之以民言。孰能一之盧未人曰孰能一之王意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天下無能一之君也。不知仁者無敵百里可王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不嗜者就心言有是心必有是政故可以一天下。孰能與之直解云與是歸往。天下莫一甲第云言不時一國天下皆與之也。趙氏註云。今天下牧民之

誠能行此仁政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講述云引頌而望以欲歸之心言猶水就下以必歸之勢言直解云望之如此其切則其率歸附不遠千里而至其勢始如流水之就下沛然奔赴誰得而阻之哉。脈云望就心看歸就身看。書言故事第六云朝廷士引領東望註云引領者佛頌以望也。劉名秀在位二十三年。壽六十二。唐太宗唐太宗名世民高祖一子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宋太祖太祖姓趙名匡胤在位十六年壽五十九。石第六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得民之道以愛民不殺為本。經營伯業之事。集註大全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為章

侯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

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力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

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

而王莫之能禦也保也愛也曰若寡人者可

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

饗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

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饗鐘與曰何可

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音核舍口

音速與平聲○胡齋齊臣也饗鐘新

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饗鐘也

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齋曰有

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

曰有

曰有

王通考趙氏意曰周顯王二十七年齊威王卒子辟疆立是為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東陽許氏曰集註辟疆作開辟封疆說則上音關下音疆作辟除疆暴說則上必益及下巨良及欽△人物備考十七云齊宣王名辟疆威王子也其先陳厲公佗之子田敬仲完之後云云○仲尼之徒燃犀解云徒學于仲尼者無以知新日錄姚岸菴曰無以則王乎以用也言無用此為則唯王道為可行此則字有字釣力與王何必自利亦有義而已矣語同○董子曰仲尼前漢書列傳二十六有董仲舒傳△太全新安陳氏曰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每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

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觶觶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不如百姓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

九而後仁義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後能深賜五伯者惟仲舒為然△春風堂隨筆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一尺言五尺是十一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准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瑯琊代醉編與隨筆說同△焦氏筆乘者以十歲為五尺○巴通用無○揚明云必欲言身不已則有王道可言○石渠意見曰集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身而不止也意見以為不然以當訓作用蓋言無用論桓文伯者之事當論王天下之道此說似乎有理○德○揚明云德指君德主指王業△蒙引云德字輕者不必云齊王以王道本於德也只是人君之德當何如乃曰王△古今大全徐玄扈曰伯曰事王曰德已

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曰無傷也是乃仁於百姓之言也

見涇涇通義曰雪許氏曰
德何如則可王宜王知有
德則王可謂天資優而知
所本矣及問寡人可以保
民及何由知吾可皆能自
及而善問者與梁惠王迥
別保民厥解云保是愛
護如保赤子在全民生上
說莫之能然解云其
禦有喪失其謀勇失其力
意靈鐘許氏說文靈鐘亦
云靈鐘許氏說文靈鐘亦
也漢高祖靈鐘應劭曰殺
牲以血塗靈鐘為靈師古
曰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
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靈
之宜取靈鐘為義然則靈
鐘非牛血不可羊血靈鐘
靈鐘曰靈鐘治亂曰亂也
靈鐘非牛血不可羊血靈
嘗計慮到此若無罪而就
死地指牛之骸骸長死者
無罪然一說謂若無罪人
但下文若隱其無罪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
既所不忍靈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
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
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
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
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
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
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
分則是就牛說靈鐘揚明云無罪指人言然則牛豈有罪乎是心足一天
全靈鐘胡氏曰孟子一書身心學其詳此是第十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
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
行爲愛揚明云愛指以
羊易牛為愛其財也
覺路云李元治曰是心足
主莫說推此心去愛民若
謂推愛民的心去愛民反
側行逆施矣台為有這不
忍念頭便念個王的端
倪在要形容是心隱隱勃
發有火然泉達的光景方
得足字意然誠有百姓
文林貫上直云然是信
孟子所望豈與不忍二
句說誠有句專指愛邊
△揚明云然指孟子謂
不忍意不忍太全
雙峯饒氏曰論語小

分明是就牛說靈鐘揚明云無罪指人言然則牛豈有罪乎是心足一天
全靈鐘胡氏曰孟子一書身心學其詳此是第十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
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
行爲愛揚明云愛指以
羊易牛為愛其財也
覺路云李元治曰是心足
主莫說推此心去愛民若
謂推愛民的心去愛民反
側行逆施矣台為有這不
忍念頭便念個王的端
倪在要形容是心隱隱勃
發有火然泉達的光景方
得足字意然誠有百姓
文林貫上直云然是信
孟子所望豈與不忍二
句說誠有句專指愛邊
△揚明云然指孟子謂
不忍意不忍太全
雙峯饒氏曰論語小

而不可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
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其心而廣
爲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
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
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
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
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
之言而前白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
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

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說婦人不能忍其愛匹夫不能忍其忿這箇又是要忍得久○雲夢胡氏曰饒氏發明兩不忍字其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之蔽鯁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欽○新安倪氏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不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不忍云者不忍之念出乎正大君子之所當擴充者也○後思曰然解云彼指百姓之字指不忍之心○揚明云何心是不知其所以不忍處○覺路魯齋曰此三句有三說有指實說者言我當時實非愛財只不忍牛蔽鯁故易之以羊也有兩句截說者言我亦非愛其財但不合易之

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以卒故有以米百姓之日也有作虛虛撰說者言我當時之心非非愛財何故而易之以羊也我之心我宜不自知又安望百姓此節是猜目疑正是不察識而擴充處凡則一說意味尤長曰無傷也然解云言以羊易牛無傷乎不忍之心○脉云無傷言以羊易牛無傷于不忍之心也云云○文林貫直云無傷如言無害指百姓之言論是乃仁術○揚明云是字指易牛大全朱子曰齊王見牛蔽鯁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乃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無猶方便也○君子遠山出于禮記王藻篇○集註術謂法○盧未入曰仁就發用上講術謂善處死法重曲全不忍之心講○王說曰詩云

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與之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

不忍之心講
王說曰詩云
村學新註古註共無字
義字彙云思也度也
之及而求之甲第云行之
損以爭易牛之事不得吉

楊明云謂不得其心之
所以不忍處戚感大全慶
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有
所慘傷也孟子所云曲盡
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
動于中而委蛇曲折之意
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善心
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
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
之要深得天開導誘掖之
之術則亦何能使宣王前
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宣
王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
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
以用力推廣之方故孟子
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
之說以曉切之直解齧頭云戚戚是見牛解解之光景宛然在自戚戚然心動而有所痛傷此心
之所揚明云此心指愛年之心言也詩小雅巧言之篇首章是第三章也及其本講述云友
愛物之本於仁民及仁民之本於親親及親親之本於吾心又推吾心以親親推親之以仁民推仁

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技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
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
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
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
折技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
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
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以愛物是也一說謂及其本心而推之於洽入存疑云本對末言親親是本愛物是末因其愛物而
知此心不從外得及諸其本自親親而推以仁民愛物也國秋章然犀解云獸至秋毛毳新生而
未細難見也今恩足以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一難得

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
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
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
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
之也吾老謂我之父
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
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

最緊切乃是下大章又意
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
再難以結之王能其後且
難者而失之於切且見者
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
心形於愛物者充廣之次
仁民特舉而措之耳大剛
不揚明云功是保民之
功△第鹿門問錄曰功不
至於百姓謂保民之功也
沫涉恩澤上說用力用明
用恩此用字最好人人自
有力有明但自不用耳用
恩與推恩有別單言親親
亦用恩仁民亦用恩愛用
亦用恩推則有次第在集

於百姓者獨何與

兩為九天地之孝經傳
 五章子曰天地之性人為
 貴剛隱之發變峯饒氏
 曰集註則隱之發是就心
 上說推廣仁術則仁民易
 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人
 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
 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
 難百林大山初學記曰
 泰山五嶽之東嶽也杜云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
 衡山南華山西高山中央
 恒山北為長者折古註
 云折杖案摩折手管解罷
 杖也少者臥是役故不為
 耳非不能也△按傳疑錄曰為長者折杖杖股古通用股四支也腰亦曰股折杖猶折腰古詩折腰
 載拜跪蓋言為長者揖拜耳今國語形狀也揚明云形是模樣老吾老以及揚明云老字是
 孝敬下老字是父兄及者自此及彼上幼字是慈愛下幼字是子第謂云刑于寡大雅思齊實

五章是第二章也朱註云刑儀法也寡妻猶寡小君也○言文王云云其儀法施於閭門而至子
 兄弟以御千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云云禮斯心然厚解云言是釋詩斯心即不忍之心
 彼指寡妻兄弟家邦古之人蒙引云古之人指三王言恩以及禽覺路曰倪女王日前
 言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下
 即解之曰百姓之不見保
 為不用恩焉後言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下乃請王自度而解之也
 以求大欲而成民之故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孟子
 非使之必其愛物者及人
 蓋使之因愛物循其不忍
 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
 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此所謂王道也集註骨
 肉之親禮記文王世子
 篇有骨肉之親字大全
 慶源輔氏曰人之骨肉本

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
 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
 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
 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
 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
 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
 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
 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
 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
 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
 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
 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

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
 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
 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
 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
 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
 發其端而於此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
 請王度之也
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
 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
 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在為
 快也然三事實非入心之所快有甚
 於殺敵鯨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

同十氣而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為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也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由易以及難若高老幼而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却此皆自然之序而人所不自已者哉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瘁矣推本一蒙引云此推本與前同及其本而推之之本字不同蓋即是上文故字也推字亦不同此易見大金雲宏胡氏曰須要着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此言老幼幼則曰骨肉之類本同十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

類而曰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厚微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十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放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權然後知一大全慶源輔氏曰此指宣王之心偏設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吾心之做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物皆然講述云物皆然承權度一前一說推開說亦通云云揚明云凡物皆有權度量度心指應物之時言知新目錄云物皆然心何有輕重長短此心以應物之心言非心之本然也心之本然不可以輕重長短言而能稱量輕重長短者

以此而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度之也

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

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其不足於口與

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

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

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

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

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巳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蒞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

也王請度之正足以本其
之心去度之也度即稱量
也權無輕重而能稱平輕
重度無長短而能量平長
短本勝之心即權也度也
應物之心即物之有輕重
長短者也應物之心當度
以本然之權度尤有甚於
物之當度以權度者矣心
為甚辨離云莊九微曰心
為甚當以應物之心言心
為應事主宰千變萬化皆
從此出本然之權度在等
此之不度則萬事顛倒不
正一物之失故曰甚不心
說心無形物有迹云云

事緣木求魚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始
言必不可得 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
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
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
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
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
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
請度 徵言曰甚本甚口度字舊以其輕重長短言不知則言恩及禽獸而功不加百姓已明說輕
重長短失序了此但欲使之度實所以重且長與其輕且短者何故下節正義此看
蒙引云本然之權度謂當然之理也不容人為者也正文曰新安陳氏且指恩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二句 師王與 子百年眼曰師王以下代王慶也謂推原其故快於與兵以危事
臣而與諸侯構怨與三事重危上句正是憂民輕短病根△陸聚問相講云與甲兵三事正禍民者
正是憂民輕短病根根源上註所謂有甚於此也 言何快於是 揚明云是指三事 不快於
其蒙引云不快於此者心
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
之也兩此字同都指三事
尚明於他亦指三事之不
快獨暗於此則又指欲之
誘與上文此字不同慶源
輔氏曰辟土地朝秦楚
中國撫四夷是其本志也
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
侯則未流之禍耳有是志
則有是禍矣指其未流之
禍則以為不快於此者心
之明也而卒溺於初志之
失而不知反者欲誘之也
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
一牛之殺也而獨聽於

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
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
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十
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 以服八
必不能勝所謂後災 今王發政施仁
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
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

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
王笑而不言燃犀解云以

所欲之大故難其辭非難
也言為肥世揚明云肥其

肥而且其肉食之美輕暖
輕而且煖裘衣之美抑轉
語詞采色華采之色王之

諸臣皆燃犀解云皆學
不指諸臣指肥其五者且
諸臣足供便有親薄在冠
諸臣皆願指氣使之入國

辟土地朝微言李彭山
曰辟土地則強大而秦楚
畏之故來朝秦楚既朝則
中國為我池而四夷可撫
矣其語意如此猶緣木

通義官城張氏曰緣因也蓋不待繫緣緣木而後知魚之不竭得蒙引云緣繫附而上也離騷自

篇十九條註有曰荷荔緣木而生△揚明云緣木以求魚於山也曰鄒人與楚微言已

董思白曰鄒敢與楚戰便見鄒有不意小固不可揚明云小大以國言象寡以兵言謹

以方言地方千里大舍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通考吳氏說曰主
制四海之內方二千里為九州方千里為甸計之山川城池不在數內及其本矣揚明云及本

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占愬與新同○行貨曰
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
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窮

非所論矣蓋九求所欲則所欲者反
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反
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

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
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曰無恒產

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
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

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

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業也
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

之善心也士掌學問知義理故雖無
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

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
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

民而王莫之能禦者也。△
 燃犀解云使字重見有仁
 政感動意往兼已任未任
 欲字有歸心意王意士欲
 立朝心向暴仁政也。△
 立字彙云赴若故切音付
 奔也至也趨也就也又告
 也△燃犀解云想告也赴
 告者望其弔伐也五欲字
 有身未往心先至之意
 註行貨曰商居貨曰白虎
 通曰居賣曰賈通曰商
 漢書通財鬻貨曰商鄭康
 成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賈
 泉穀曰財近者悅見于
 論語子路篇曰吾儕
 揚明云儕是類貴賤昧不能進是不曉得如何仁政△摘訓云是字指發政施行說當字訓試正試
 字又有行意△請嘗試一摘訓云字彙試用也嘗也△辨斷則惟因曰請嘗試之人俱謂是梁王
 办行之勇處但余味之不日力行而日嘗試終是猶豫之語△恒心△大金雲峯胡氏曰此心字亦

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
 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
 產而有
 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
 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
 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
 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
 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
 去聲後皆倣此○贍足也此
 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

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放辟邪
 蒙引云放始違於道僻則浸淫矣邪則成其惡矣後
 則益肆矣亦有淺深之別
 註同猶羅網欺蒙引云君欺民之不見以用取之也以刑為網以民
 為魚鳥也所謂羅網也是故明直解云是故字承上恒產△揚明云明君即上仁人產是恒產
 四方轉於溝壑王欲行之
 揚明云行乏指發政施行
 蓋及其本燃犀解云及本
 與上反本同言反求不忍
 之良心以制產也△新安
 陳氏曰則蓋及其本矣與
 前蓋亦及其本矣當觀
 發政施行是所以王天下
 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
 政施行之本也△脉云
 王欲發政施行亦惟反其
 不忍之心以制民產也△
 賦之宅集註蔽錮字彙
 錮古慕切音故錮錮錮以
 塞隙也△一云錮與固通

之則蓋及其本矣蓋何不也使民有常
 產者又發政施行之
 本也說
 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

論語集注

卷之七

三十四

謂執滯不通也。石渠七章。章圖節陽朱氏曰。此章因。語侯有愛物之心。而以王。道勉之。○大全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臚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間。則應以何。必曰利。相文之間。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曰。孰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及其切。何。歟。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耳。故細釋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昭明。而人欲可遏。矣。至其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差。雖有是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主。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源惠王章句下。註凡十六章。○大全勿軒熊氏曰。告齊君十一。章。鄉。一。章。滕。三。章。魯。一。章。二。章。皆言富與民同樂。三。章。言交鄰之道。四。五。章。言仁政。七。章。論親賢之道。八。章。言湯武征伐。九。章。言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徂君之欲。十。章。言齊王皆湯武吊民伐罪之意。十二。章。交鄰之道。十六。章。言孟子出處。○莊暴衍明云。斯言也。固欲莊子以同樂之情。道。齊。王。而。借。莊。子。之。不。能。問也。曰。好樂。揚明云。此。句。乃。述。王。言。如。此。何。知。是。問。其。有。妨。於。治。不。庶。幾。乎。蒙引云。庶幾乎。言。王。也。不謂只是能治其國。他日。見於。○大全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好。樂。甚。講。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八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

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

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 見音現

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

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

近於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

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

其下直言之好樂甚講

述云甚極也言無所不樂就是與民同樂意但未發出△徐巖泉曰好樂甚者不徒好其聲容只要得制作本意在養人心而天下和平故用古樂亦甚用今樂亦甚觀下古樂二節只說作樂的意思可見今樂猶古樂只在作樂源頭上論調△覺路曰甚字最有含蓋通篇主意總在好樂甚三字甚者謂不徒適其情甚之而其情無所不適不徒洽其精甚之而無所不洽要令下與民同樂意隱隱不露△之樂吳省庵引曜云今樂猶古樂在樂情上論不在樂聲上論曰可得聞與然崖解云此指好樂甚丁氏樂樂△大全通考仁山金氏曰下樂音洛朱子從古註然以文義推之則下樂如字上樂字音洛是△覺路曰焦漪園曰滿堂燕僕一人向隅而悲滿堂之人必慘然不樂其樂不甚矣故滿堂燕

而無向問之悲然後滿堂之樂甚百姓皆樂即無秋歎之聲然後君心之樂甚△王殿樂楊明云今王指宜王鼓字當作字有樂兼鐘鼓管籥之樂鐘鼓之聲講述云鐘鼓曰聲管籥曰音互文也或曰聲成文者謂之音交子不相厭崖解云此二句極狀其流離困苦好田獵△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為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微言曰唐人吳融華清宮詩云四郊飛雪暗凋傷此宮中落便乾綠樹碧梧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謝君直註云知華清之殘不知外邊之寒王怨民怨軍怨皆不暇問矣知之何不亡△隱語隱語四重徵云管籥竹為之長尺有二斗六孔并兩而吹之或曰管笙也又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以竹為之二曰六孔一曰七孔或曰簫也羽旄趙氏

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

日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生折羽為旄王者游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全△通義余氏曰羽旄以鳥羽飾旄幾無疾△大全雙家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唯忠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思之欲其死矣田繼非樂推類而言之△蒙引云庶幾猶云殆也△存疑次崖云曰庶幾曰如何皆欣幸之詞不可作自相問答△文林貫旨云庶幾無疾病是喜幸的辭△楊明云無疾病謂身共康健兩無他與民△蒙引云此字兼樂樂田獵△然犀解云此字指民之愛上言△知新日錄云虛未入日與民同樂不與民同樂俱就平日行政講小是聲音遊觀之樂與民共之也△楊明云是平日能推情於民△今王與百姓△通長日

予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簫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聚也類額也人憂戚則感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

雲許氏曰此章只是欲與民同樂不必專於作樂也△楊明曰同樂指平日仁政愛民上說王是天下之民歸心意△表个几曰與百姓同樂正是好樂之本孤子之言不但救時急務道理實是如此范氏註不可用△蒙引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遺諛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益格者有用節舞△出于論語衛靈公篇威儀節△大全前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頌頌作六藝帝嘗作五英堯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蒙引以上平樂名句言能以先祖之道也武喜以功定天下也禮言救民也夏大卷二帝也招繼美也文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藝及根基也咸池備矣△通考趙氏惠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

曰周禮大司樂註云大成
堯樂大濬舜樂大濩湯樂
咸池言惠無不施也英華
茂也招招也繼亮也護言
救民也

○齊宣王曰文王曰微云
說文云苑有垣曰囿囿猶
有也左傳疏天子曰苑諸
侯曰囿諸國講武事太全
左傳隱公五年春公狩如
棠觀魚者臧信伯諫曰凡
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謂
祀與戎也其材不足以
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若
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
度軌量謂之軌物軌以量物
所以取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

種曰稼斂曰穡又詩經種之在
田曰稼斂之在圃曰穡△詩經
爾雅云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
耕治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之
際則築壘以爲場而納禾稼
穀云間空隙也○又云曠空也
虛也民猶以爲小△燃犀解云
民是文王之民此句正是打動
齊王處△衍明云齊王就制度
上說大小而異其民孟子
從民心上說其所以爲大
爲小而異其君○齊王上知
新目錄虛宋人曰藪藪是
人之爲藪者雉兔是人之
爲藪者俱是活字△又曰
黃葵山峯曰古者四時田獵
各於四時農隙舉行一爲
祭祀而取禽獸二爲禽獸
多害五穀三爲因講武事
不忘武備蓋惟禽獸之多
疏曠之地則往田之必非
設爲定所以爲管圃也故
南軒以爲文王豈果圃如
此蓋其蒐田所及民因以

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
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
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
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
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
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
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
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
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成英韶護
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
正其本

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又傳

直總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
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
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
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
亦二分天下有其二○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
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
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音初蕘音饒
芻音初蕘音饒
芻音初蕘音饒

為文王之圖耳以禮義難
也朱子乃以文王之圖方
七十里為意有之而疑其
為三分有二之後所有也
不思文王原不魯自有天
下三分之二亦決非純意
於田者也况文王三分不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既自
以服事殷則斷不敢安於
七十里之圖矣釋其禮義
殺康鹿亦抵命其罪如殺
人之重也禮人國
太全禮記曲禮入境而問
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
諱百里為郊微云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云四境皆有闕者石渠
朱氏曰此章明死間之樂類類百好
○仁者圖解云仁知正交和之道不損人害不以心言此事只是德字周禮意云云事大以禮

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

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

康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

併於國中民以為大亦宜乎併才性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

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

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

疆界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

識時勢故太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

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

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

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

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

樂夫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夫

言此事是聽從服後湯事葛
小事大支林貫百云大小能以國說△脉云大事小以心言仁者寬洪能容人側怛能於人大小強
弱都不較為能以小事大以禮言者知義理又識時勢知外不敵大弱敵強為時勢
之不得不然為能以小事
大湯事葛節遺羊從為
我文王事昆夷兵力不加
令其自服大王事獯鬻度
幣犬馬之相繼句踐事吳
稱妾之不也二能字就心
說詩大雅詩經編
八章雖不較厥愾亦不與
厥謀相械械矣行道允矣
混夷駟矣維其喙矣△太
全通考趙氏思曰篇詩二
章言言公室也來朝起
之事八章言雖不較厥愾
亦不與厥謀朱子傳云言
太王雖不較總見夷之愾
怒亦不損墜已之聲聞其

皆指天子而言集註列詩似不合九章曰虞內實成文王厥厥生則言昆夷既服而虞內來實其訟之成又非事昆夷之謂也故註疏以八音為文王事蓋孟子亦云舜不殺厥愾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如此則集註所引左金文主事見昆夷之言又曰唐虞以上有發於獲戎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昆夷戎狄攻大王大王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為初奴而踐越王名詳見于國語第十九吳語及史記卷四十一越世家大夏之太金趙氏惠曰國語謂吳自秦伯至魯慶十八世始見春秋越之先夏少康之廢子封會稽以奉禹祀至有踐始見春秋魯哀公元年木夫種行戎於吳哀公五年越王歸國與范蠡謀與魯哀公二十年冬十月伐吳居軍三年吳使木夫王孫

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

大之字小之字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備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將之篇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對曰王請無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

言以好勇故不能

對曰王請無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

第十九吳語及史記卷四十一越世家大夏之太金趙氏惠曰國語謂吳自秦伯至魯慶十八世始見春秋越之先夏少康之廢子封會稽以奉禹祀至有踐始見春秋魯哀公元年木夫種行戎於吳哀公五年越王歸國與范蠡謀與魯哀公二十年冬十月伐吳居軍三年吳使木夫王孫

行成王甫忍將難之范彘諫不可遂滅其國大事小者樂蒙引云樂天者無所為而然畏天者有所畏而然△知新日錄云蕞蔡全云齊宣王問安隣國之道本謀所以制之而非欲聽之也孟子嘗以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則不但畏之而已齊宣王自言好勇之疾見其無能聽之惟欲制之而已孟子嘗以一怒而安天下則不徒制之而已比自隨事以而進之也陳註包含備覆則漢董仲舒對賢良策云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備覆包含而無所殊制節謹度考經一章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詩云畏天周頌我將之篇一章註云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云云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在章我矣則豈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木金集子曰此智者畏天而保其

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

王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

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

國之事△揚明云天威是
天命有赫之威又云保是
不失天命王曰大哉言
講述云大哉言謂在知交
隣之道可以保國保天下
云云△揚明云大是替義
謂疾是氣質之偏△不
能事大△大全新安陳氏
曰大之事小善待之而已
非奉事之也集註於大事
小必曰字小又曰恤小而
於事大不易事字蓋欲發
明孟子意不可不更見此
字也天撫劍疾視曰△然
屏解云撫劍按劍也△覺
路曰彼指敵他的說△史
記卷七項羽本紀云項藉以時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藉曰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項藉曰小勇
血氣△大舍趙氏曰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澗安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天開地闢自
不能已故謂之大詩云王赫△西文王揚明云此字指詩此言怒微言徐居泉曰一怒是義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
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
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
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
書文火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左
寵異之於四左也有罪者我得而誅
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
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

安民是仁後此怒從安民念上來方是王者總著意便是假仁傷德詩大雅皇矣皇矣詩有八章
此第五章○帝謂文王無然解援無然欲證先登于岸皆人不恭敢即大邦侵阮徂也王赫斯怒
爰發其旅以按音道祖旅以駕周旅以對于天下密希須氏始姓之國在今涇州
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共
地是也此言文王征伐之
始也無所附援故羨大能
先造道之極因密人不恭
是以列此密人侵○蒙乳
曰密人不是夷狄○侵阮
但共密來侵阮已至于共
矣雷言天言言除是生
作是立作之之字指武王
自言△揚明作是立君以
養民言師以教民言體之
△揚明云謂以君之任寵
異之△雷言言寵是異四
方是寵異四方之士而在
以治教之意通義寵愛也
志○之志也○有罪厥虜云

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
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
望其怒，以除暴亂，而拯也。於水
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
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
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
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
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
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
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齊宣王見孟子

指諸侯。△大金饒氏曰。書言龍殺四方指君而言。孟子之言龍殺四方指天而言。書言有罪指紂而言。孟子之言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言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言越厥志指民而言。言一者大臣不可想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人衡。圖解云一人指指紂而行不循道而行。陸聚峒拙講云一人之說上正說不必指紂一人字玩耻之言必除之以安民也。△辨斷曰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有罪無罪指諸侯一人二句則孟子因書詞而推之所謂一人當指紂說紂不循道而行也亦字從文王生來。△直解云這節是引書而言武王之太勇龍是。字衡行是不順道理而行云云。龍龍其之於上大金源輔氏曰龍其武王於天下

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

壹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起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上亦一怒。燃犀解云此亦字對文武諸公存疑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終上文王請大之之說。△大金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饒要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能微小。△大金新安陳氏曰章句能微小忿四字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齊王所好之勇小忿也。孟子所言之勇也。存第二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因論交鄰之道而以安民之道勉之。

○齊宣王。雪宮蒙引云雪宮王之離宮也。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晏子對曰善哉。而南放于瑯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

若說王在雪宮而見孟子則當云見齊宣王於雪宮矣直解說△微云大明一統志云青州府城內城隍廟西有雪宮遺址△知新日錄姚承春曰齊王非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雪宮離宮名齊王偶於此離宮拆見孟子故倒用之法如此觀孟子所對及稱引游觀事以見賢者亦樂此乎語氣不指孟子說曰賢者楊明云賢者指孟子此樂指雪宮△文林實旨云賢者是有德之人直指孟子亦字對若王看△大全重刊明氏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旬便見得梁惠主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樂所謂賢者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

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攸反省悉井反○述陳也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上也述所職陳其所

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覺路曰曰孟答曰極賢者解書王得賢說新說又主賢君言若據下文遊觀等項主賢君說為安△雪宮離宮△大全慶源輔氏曰樂則人皆有此樂此釋有之一名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君上之心此釋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丁句不得而非△大全慶源輔氏曰下不得而非其上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恤民△覺路三非字解蔣入公曰上一非字與下二非字不同非上之非是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說民的非處輕說君的非處重樂民之樂者存疑云君民各有其樂如臺池苑囿君之樂也

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益恩惠以及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賄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賄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日君行師從糧謂糗糧之屬賄賄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

得失其居者民之樂也所欲與聚使民必得安居者樂民之樂也見董池鳥獸而歡樂聞鐘鼓管籥而喜色此樂君之樂也問於晏

子轉附山大全通考趙氏真曰轉附作轉附屬萊州

西此近登州亦海在其耳故曰導海而南通義

仁山金氏曰轉附山名未詳朝舞或曰海旁之山潮至如舞吳氏程曰儂當作舞二山在萊州境內

云子虛賦云齊東濱鉅海南有琅琊水經注云琅琊山名在諸城縣

按景公世家轉附在武陵是也琅琊相公墓所在穆陵是也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狩者循也得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云云

知新日錄虞木八曰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六年一朝省耕省斂則每歲春秋巡行郊野非巡狩之巡也蒙引兼上諸

侯請淺說專指天子諱以夏該只稱王故也不知天子省天子畿內夏該天子畿民之諱也故稱音王曰為諸侯變則諸侯各省其畿內亦可見矣還兼說為是補助省是發倉廩以助之春以補其耕種之資秋以助其收入之數云云晉王不遊揚明云王損天子遊是巡遊休是得補助以休養是遊樂巡遊助亦是補助意文林貫目云遊是巡行休是得補助而安樂是遊觀之樂助兼補助說

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二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

又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又謂之連從獸

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本聲

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

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惟君所行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景公說大戒也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種不足召

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

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

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既里反

招與部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

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

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二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為

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

非古巡遊耕斂糧食饑者

通義自雲許氏曰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後君行皆襄丘糧而往故有飢而弗

得食者又勞苦而不得休
息於是相與造為談謔而
民因而作為姦意矣△表
了九曰糧食則所以供餽
者舊謂師從君行皆裹草
糧而往故註以為糧糧之
屬非也△直解云今時之
國君則不然但是遊觀則
軍旅隨行既有軍旅便有
糧食是以供給煩難騷動
百姓百姓每饑者不得食
勞者不得息云云方命虐
民蒙引云方命猶今言
廢格詔令△楊明云方遊
也命是周天子建侯恤民
之命△太全慶源輔氏曰
晏子王言齊事而云為諸侯憂後知為附庸之國隱也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
過度之愛養斯民而已遊王命則慮必及其民矣○雙雙龜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
也以糧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無一國之民令也此

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
所尤然其心則何避哉孟子釋之以
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
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
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
謂深切矣齊主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
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
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
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
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
止孟子對曰大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此則是遊王命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後知為附庸之國隱也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
劉文公在諸侯丁召陵謀伐楚衛侯令祝佗從辭曰君以軍行禮樂數節田疇有軍夜宿八謂
之官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誓謂之盟該祀奉以從秦社主也於是乎出境接嘉好之事謂會君
行師從地行儀從五百人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
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
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
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
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

為宏臣無事焉糧謂山蒙
引云糧謂糗糧之屬糗熬
米麥也糧乾飯也從流下
訓逐也從流下自上逐流
而下也從流上自下逐流
而上也下句從獸之從亦
是逐也謂人連從山太全
雙峯師氏曰荒是廢時三
是失事△書經五子之歌
內作色荒外作會荒荒荒
荒者迷亂之謂△王觀嵩
曰田獵者蒐狩狩各有其
時故以廢時屬荒飲食者
祭禮賓客各有其事故以

管子地員篇注
五子
四十六

失事屬三... 連荒亡之義上... 行舟之狀... 化... 從獸... 無厭... 是荒... 事... 之樂... 云之行... 解... 徐... 先... 所... 疑...

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苛矣富人哀此榮獨與平聲... 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 一井其田九百畝... 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 田外八百畝為私田... 百畝而同養公田... 也世祿者先王之世... 教之教之而成材... 亦使之不失其祿... 德於民故報之如此... 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 譏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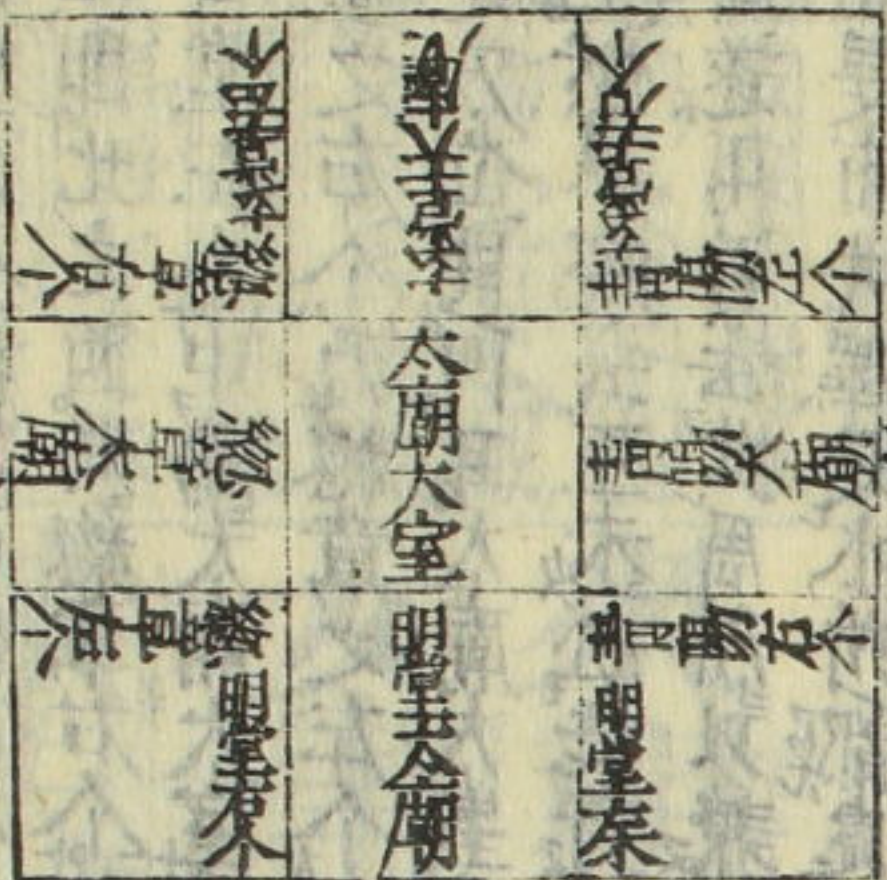
始字有音無... 五聲三一... 故為君商屬金... 絃用六十四... 之中屬木... 之象也... 物皆成形... 配事絃用... 水聚清物... 用四十八... 有五聲獨... 角為民... 也景公... 雅二音... 孟... 在其他... 舉其見... 山蒙... 也當時...

征稅也關市之吏... 而不征商賈之稅... 魚梁與民同利... 惡惡止其身... 之政導其妻子... 無不幸而有... 妻子之養則... 也詩小雅... 貌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則何... 為不行王曰寡人... 好貨對曰昔者... 公劉好貨詩云... 乃積乃倉乃裹餼

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韶也若說盡是舜樂則當君者何尤之詩又說不來分明晏子能止其君之欲或曰虞廷君臣相戒飾亦甚矣元有是詩亦不可知○大全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未一句是孟子說○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滂上之對夏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乎說然憂樂相反而實相關憂民之憂者必不暇樂已之樂樂已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前一段故實與不與民同樂不欲也憂樂以天下天理也遊說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諸侯憂不欲也無非道人欲擴天理也又舜之韶音必有在齊者孔子在齊聞韶景公樂亦名格可見

官室游觀之樂宜與百姓同之

○齊宣王問明堂一蒙引曰愚按以明堂觀之則知明堂者回明之義不知先儒所謂彼此通明之說也△存疑云齊王欲毀明堂而責欲去魯半其意雖同孔孟之所不許者其意則異魯半之不去猶望周室之再興明堂不毀則不復屬望於周室也△知新日錄云雋翁曰此明堂想是在齊境內者齊王豈不知明堂是王者之堂未必無敬慕意故孟子即以王者之堂心也是從其敬慕處引之也△諸說辨斷曰宣王語人言毀明堂而問毀諸已乎其意不是要毀分明知是用家朝諸侯之處而有敬慕之意孟子以立明堂本意告他從他敬慕處引之明堂乃王者之堂不重制度上重政令言禮明堂泰山一通鑑註明堂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後世皆因之明堂所以明諸侯尊卑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此古制也△徵云孔子曰黃帝曰合官有虞氏曰總章商曰陽館周曰明堂大明堂者一大全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則



右明堂制諸說大繁如此按周禮舉三代之制以互見蓋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何也朱子之說簡當

糧于農于囊思哉用光乎矣斯張于文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裏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戰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其國家也戚爰也揚也爰於也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戰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其國家也戚爰也揚也爰於也

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北之中為太廟太廟四方之太廟與方所其在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亦然也

曰王政 然犀解云王未必能行王政不無慕乎王天下故開耕者九大舍雙峯饒氏曰都郵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一代之法井田之法且乎處可行江想從古行貢法開是道路樽節處是市井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止若世後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存疑云九一待農也世祿待士也讓而不征待商旅也無禁均利於民也不矜惡惡短也

曰 大舍通考趙氏惠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為序者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為序禮運以孤寡孤獨為序豈非所養之常飭有寡多有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禮運先於寡以輕者先之就一等之中則於於寡為重獨於孤為輕蓋孟子言而無父則孤為重鰥寡則不能自常鰥寡其字從魚魚目且不閉寡與也保其單獨也孤稱也願望無所瞻見也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蒙引曰趙氏惠所謂鰥寡孤獨之序及其字義不必盡從惟鰥字為有義以孤為願以獨為鹿音所不可知無告者然犀解云無處每妻子可告但可告于文王曰 小雅正月篇十三章是終章也朱註云亂至於此當人猶或可勝榮獨甚矣△揚明云小雅正月之詩云哀亂之世富而力優財裕猶之可惟榮獨之人力疲財竭甚可哀此文王於仁所必先也

曰 周之禮 太全趙氏曰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再屬岐州岐山縣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居也田百畝徵言李彭山曰文王治岐之時尚遺殷制七十而助其

每天受田百畝豈偶不及致詳耶王曰善哉然犀解云善哉乃贊王政之善非謂由此可居明堂也好貨知新日錄姚萊菴曰齊宣王好貨好色人也孟子何以勸之王王者之政實心之所流也齊宣王資朴實好貨好色皆所不講是其實心之存也即此真實之心引之天理上去便是王者之心王者之政故孟子獨為之惓惓註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一段極說得透當玩味詩云乃積文選附十九晉紀總論云至十公劉遺邠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稷糗糧于室于室言向註云大曰室小曰室皆盛糧食之器也

曰 取安詩公劉篇宋註輯和也厥齊也揚上徵云厥揚一者各銀之別名咸為各揚為銀鉞太斧小詩云古公詩經說約云古義猶西方之水涯指渭水也來朝蒙

王曰善哉然犀解云善哉乃贊王政之善非謂由此可居明堂也好貨知新日錄姚萊菴曰齊宣王好貨好色人也孟子何以勸之王王者之政實心之所流也齊宣王資朴實好貨好色皆所不講是其實心之存也即此真實之心引之天理上去便是王者之心王者之政故孟子獨為之惓惓註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一段極說得透當玩味詩云乃積文選附十九晉紀總論云至十公劉遺邠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稷糗糧于室于室言向註云大曰室小曰室皆盛糧食之器也

曰 取安詩公劉篇宋註輯和也厥齊也揚上徵云厥揚一者各銀之別名咸為各揚為銀鉞太斧小詩云古公詩經說約云古義猶西方之水涯指渭水也來朝蒙

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賈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皆世語四書集注

卷之四

卷之四

云奔走狄人之難而來急也。揚明云來朝其來以朝走馬避狄人之難。軍來。揚明云其語詞音視也。晉字相其居所也。蓋。惑。蒙引云蠱惑蠱壞而蔽惑奢侈開者而侈靡也。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云云。醫和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色。而云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在。夜。故。言。晦。時。道。云。云。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蠱。為。蠱。又。字。也。皿。器。也。言。穀之飛。亦為蠱。穀。則。變。為。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天。王。公。章。圖。曰。公。劉。生。於。節。節。生。自。僕。皇。僕。生。差。非。蕭。蕭。生。毀。隄。毀。隄。生。公。非。公。非。生。高。圍。高。圍。生。亞。圍。亞。圍。生。公。叔。祖。公。叔。祖。生。太。王。是。公。劉。之。九。世。孫。又。云。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于。前。之。本。号。來。朝。也。

大音恭。○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難也。率循也。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晉相也。字。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揚氏曰孟子與入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

山大全新安陳氏曰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蓋有此例如書曰王朝。女自周。周朝。至。洛。無。曠。夫。者。是。一。下。全。南。軒。張。氏。曰。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以。公。劉。太。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豈。惟。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好。字。雖。同。而。所。以。為。好。則。異。故。孟。子。曰。王。知。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一。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是。非。得。一。蒙。引。曰。是。非。以。理。言。得。失。以。效。言。是。者。歸。於。天。理。而。為。有。道。之。主。非。者。歸。於。人。欲。而。為。無。道。之。君。得。者。歸。於。王。而。可。以。保。四。海。失。者。歸。於。王。而。不。足。以。保。妻。子。匪。法。似。疏。大。全。慶。源。輔。氏。曰。法。似。疎。而。實。密。事。似。易。而。實。

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

難益不宜禁其好勇好色則似若疎且易矣然必使為公劉太王之事推已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太王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如此哉曲學阿世史記儒林傳曰轅周生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克已復禮秦晉江劉記曰克已復禮之端只是強恕而行所謂推己及民也

者比其及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也必二反○託寄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

君之恩而誘君於善無非薄人欲而在天理也○第五節章句 鄒陽朱氏曰此章明推行王道與民同欲為樂

○孟子謂一妻子一豚云託妻子以衣食之事託他看顧也及愛而見其凍餒論友誼則當絕矣棄之是絕交○師士不能正義云師周司寇之屬有王師鄉士皆以王為官鄭文云士察也王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獄官之吏者也

乃安○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乎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意以為

千五百家此六遂之縣也
 四句為縣此則仍里之縣
 也○鄙五百家也五縣為
 遂鄭君曰曰百里外六遂
 遂人主之曰四境曰疆路
 高中玄曰曰朋友如之何則
 曰鄰如之何則曰里如之何
 則曰四境如之何則曰疆路
 而言他所謂不自如之何
 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
 已顧左右曰不全慶源輔
 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其
 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忘
 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
 石第六首章圖鄒陽朱氏
 曰此宜明人君以圖治為
 自安之道

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
 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
 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
 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
 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
 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
 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
 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
 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

○孟子見一故國上揚明云故國是長久之國△知新日錄焦澂國曰管叔風者其如老雖善識
 者其如老馬家有老僕則故物不棄之遠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棄之野世臣其可無哉有世臣之
 獻屏雁云世臣有安國家定社稷之功與國同休戚者至無親臣上講流盧未人曰親臣是君所親
 信以為腹心者如商伊傳齊管易之類他日以爲世臣則此人也王無親臣安有世臣爾木世臣
 蒙引云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蓋古人立國凡廟朝壇壝官府及臺榭之所皆必植之名木如
 槐九棘之類歲數既久則
 成喬木或千尋之高或百
 圍之大是亦故國之一證
 也若新造之邦亦安得有
 此識其不才上揚明云不
 才是不足爲親臣舍之是
 義於未用之先也曰國君
 進賢上請述云如不得已
 卽下文傳字不憤則卑踰
 尊疏踰戚所以如不得已
 而慎之也進賢賢字對上
 不才看進字對上合字看
 又云傳中以賢言陳威以
 委任言△蒙引云如不得
 已言其審之又審謹之又
 謹似有斬各顧惜之意然

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
 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
 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
 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
 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
 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
 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
 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
 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
 任之所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
 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

者△微言曰夏九能曰及
顯有言陛下用人如積薪
取後來者居上亦此意因
右皆曰賢才△文林貫直
云未可是不可就信其賢
勿聽揚明云不信其言而
後去之游立軒說卷云夫
乏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
人非謂在位者蓋二項總
歸于進賢非進賢之外又
有退不肖一脚△脉云左
右節都是國君進賢全在
一然後字見其如不得已
云云△辨斷曰左右節正
是慎之之實重在察國入
之公論△集註為衆所
木全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所論鄉原一鄉皆林原人是也屬俗所憎△木全新安陳氏曰若韓愈所
論伯夷特立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皆曰可殺存疑曰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不
事△木全新安張氏曰既言進賢人才之道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於四凶孔之於少正卯大計

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
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
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如此
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
此之謂民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
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
之父母

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
之去之國人用之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
則非天之理矣△集註天命天討書經皋陶謨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衆
引云大註天命指進退人
才言天討指刑殺言如此
然後可△集註傳曰民
大學傳十章文也石第七
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
明用入用刑皆以審慎為
務

○湯放桀△集註書自成
湯上書仲虺之誥之詞也
蔡註武功成故曰成湯南
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
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同
賊仁者講述云仁以心
言義以事言聞一夫紂
辨斷沈無回曰孟子以誅
字易紂字議論關係不

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生以仁
者凶暴殘虐滅絕天
理故謂之賊害我者顛倒錯亂傷敗
變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
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
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
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
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

小須知孟子平日勸世主
為湯武至齊王論放殺則
義正辭嚴不少假借如此
可見世王無湯武之仁而
行湯武之事固名教所必
誅也故曰為天吏則可以
伐之△聊那代醉編二十
五云宋高宗問尹焞曰紂
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
夫曰此非孟子之言武主
誓師之辭也獨夫受其惟
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
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
讎曰此非孟子之言書云
無我則危虐我則離高宗
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
從容中道如此所養可知已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趨宜在對君自稱學生可笑也信註書曰獨
夫山書秦世獨夫受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

王者有桀紂之暴則吁不
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
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
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
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
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音汝下同○巨室大官也工師匠人
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
勝平聲夫音
扶舍上聲女

○孟子見齊一為巨
揚明云為巨室比治大國能其任也
蒙引云能勝其任也謂大木勝巨室
之任也不謂工師勝任△通義亦書史氏曰言木大則可以勝大屋之任德賢人所學者大則可以
勝治國之大斲而小之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德賢人捨其所學則不可以勝國家之大任也○微
言高中玄曰齊主治國不
知任賢故孟子設言以諷
下節只因不任賢上見得
他不愛國也雖各為一喻
意定相承天人楊明云
夫人指賢人○萬鑑通
義一百雲許氏曰萬鑑謂
璞玉之價直萬鑑之金也
△合喙云雖字與必字正
相應教是命使之義何以
異其字言其異也何以異
於教○覺路泐去疑曰何
以異三字是怪異的聲口
不是詰問的口氣△揚明
云數字當使字看何以異
乃惟之之詞集註鑑二十

所學者大而
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鑑
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
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
彫琢玉哉
鑑音濫○璞玉之在石中者
敢自治而作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
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
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
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
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
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

兩也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戰國策云趙與蘇秦黃金百鎰注二十兩為一鎰同註△通義吳氏程曰按鎰本作溢以米一升加滿而名重二十兩金之溢重亦如之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故國語吳都賦注遂誤謂二十四兩為溢△大全雙峯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意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臣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王△新安陳氏曰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也○前言為國不加為室後言愛國不如愛王之所死此遇合所以難也△存疑云兩條之意前是治國不如作室下是愛國不如愛王意忠甚明白而安小用不專用之說固非饒氏任賢不如任臣之說亦未甚貼切第九章章圖鄒湯宋天

蓋以○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此取○齊人伐燕勝之曾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宣王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

此言明治國之道以任賢為本○前言為國不加為室後言愛國不如愛王○齊人伐燕○脈云勝之是乘其亂非齊負能敗燕也云云△覺降了天行日首句是春秋書書且齊人見齊非伐燕之君曰伐見燕在也之罪曰勝之見齊非能勝燕自潰之取宣王之問志在燕燕或謂二句是述人言萬乘以下以已見度之○按史記燕王詳見于史記卷三十四世家四燕世家今更詳宣王問曰或千百年眼云兩或謂皆借之詞意重取一邊人力不至行明說是天意有歸了取對何如內含不得不取意不是兩可之疑以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執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取之若以人力論之不

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絕則是君臣當自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本何如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箝食盡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

能至於如此之易者其
大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
本有利熱之心特託天而
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
歸之天而歸之人五旬而
也言不待又熱勝也人方
以智勇之力言△文林貫
旨曰泉之即勝之也看天

揚明云謂述天必有其
害揚明云謂述天必有其
史荀子以伐燕為齊王通
鑑為宣主綱目為宣主卒
滑王立之歲未能的知為
先君事與嗣君事新安陳
氏潘王為是仁山金氏為

宣王戰國策為宣主國曰取之徐傲原旨云宣王之託托之於天天者無形而難知孟子之論
簾之於人者有微而可據簾註開不容文選二十九枚乘上書云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註善曰會
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呂延濟自事之幾微切急其間不容一髮言改其過謀脩其

政道不可失於今日△大全慶源輔氏曰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
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憾哉總有
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察於人情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單食庫微
云何休云盡禮器腹方口
圓曰羹漿水也飲也或曰
酒也如水益深象引云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此如
乎是假如之如也非如似
之如也△微言如水益深
如火益熱明是以暴失
人心此時雖未有殺父兄
擊子弟之事而孟子已窺
見其微燕人之畔蓋原於
此矣二如字只相比較的
口氣虛齊欲作假如吾所
不解運而已矣揚明云運
是轉望救於他國意△本
全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
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矣

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單音丹食

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
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
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齊人伐燕
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

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

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

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書曰湯一征自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

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後我后后來其蘇覽五稽反後胡禮

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

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

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

先來征我之國也寬虹也雲合則雨

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
得人必當施仁政燕之可
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
惟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
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
故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
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若魯
之也有第十首章圖解

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
○齊人伐了將謀上際岸

解云將者謀已定而兵尚
未加救難是欲復燕國王
曰盧宋人曰王問發兵之

計尚欲得燕孟子亦以發
兵之策只是奔燕何以待

○蒙引云何以待之謂何以備之也天下信之謂說辨斷云湯霍林曰天下信之信字極妙此
信字不在臨時定是平素發政施仁此心昭昭百姓信得過天下畏齊之強動天下之兵是平素
信齊不過取△焦疏曰言天下信之則不獨魯之民信之亦以見齊不聽諸侯所信△知新日錄

未人曰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言夷狄者舉遠以見近也△揚明云夷字秋字是極西極北之民隳隳
○大舍通考趙氏息曰爾雅雲出天之正氣實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
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蒙引云霓虹也單言則同對言則分○趙氏惠曰雄謂之虹雌謂
之霓見後孔氏註愚每疑
霓安得有雌雄及為正韻
霓字註曰雲屬虹也方知
虹是長曲所謂虹霓者確
只是雲端之白者故謂之
屈虹也○又趙氏惠曰雲
出天之正氣實出地之正
氣此亦不可疑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何謂雲為天氣
驟之詩傳曰虹霓與雨交
條然成層必有血氣之類
乃陰陽之氣不置交而交
者蓋天地之浩氣也何謂
霓為地氣○詩孔氏註曰
霓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
暗者為雌曰霓謂雨直

虹霓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
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
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今
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

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

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

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

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

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

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

之征虢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

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

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

是以不免乎以王速出令及其虜倪

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
猶可及止也旌與耄同倪五稽反○及

解云：謀戮其有罪之君，無安其無罪之民，就如太皇之後，其兩俱時而降，民皆喜，故曰：伐之則大悅。云云。
 註：聖者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雷者，又疑其不來也。望雷處不好，說不要說，是見雷而知其不雨也。須要說，是望看是雲與不是雲，猶未實只是，疑其雨而又恐其不雨，故云：望雲者，是雲是雷，取不無其民。千百年眼口義云：此節良段與上節相反，今無暴虐其民，猶萬伯王往而征，無君之罪，民以王為將，極已之恩，若出之水火而為之，在鹿故軍，虛以迎，無異雲雷之望。云云：畏齊強，不止畏，地甲兵之強，是天下平素畏，忘齊之以強，欺凌列國，但無際可乘，果其父兄係，一與齊解，云：若汝也不在，說謂是已，然事係果繫，得也。此言虐民老幼，云：文也。

直解云：今併取，魏國增，下倍之地，又不能舉行，政以慰，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故諸侯怠，愈深，伐齊之謀，遂合，是天下之兵，王實有以鼓動之也。是動天下之兵也。句：孟子最有意味，當時齊以兵加於燕，何故謂動天下之兵也。言及以，致天下之兵，加於齊，△脈云：動天下之兵者，言兵端自我啓也。不行仁政，在教父兄弟，事見出，△覺略曰：丘毛伯曰：不自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者，兵在天下而動之，都我，也。云云：王速出令，揚明云：今是安，燕命，令△太全，雙峯饒氏曰：當時只是了，喻子之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喻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此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陳田而奪之生，齊王殺其

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徼之哉。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

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

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

之何則可也。
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聞，聞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

死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

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

以管是，上慢而殘下也。管子曰：戒之戒

之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

得及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

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

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

父兄係累其子弟殺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也
 △存疑曰蒙引觀以行王政亦或以取之言恐未必然小註儀氏說是
 老人蒙引云旌去聲與毫同九十月日毫廩略漢書音灼曰生得曰虜○略師在曰九言勝地謂行而取之
 陽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

○鄰國魯○脈云書鄭與魯國見得如戰在鄰不恤民而輕錢之意有可死是為君死敵莫之死民莫為有司死疾視就當且言其情之可惡抑之何問處置其民云云疾視揚明云疾是怒言而視則可也直解云夫命何由而行乎
 陸終第五子安之後云云△通義仁山金氏曰集註恐入誤以為魯穆公也魯穆公顯以周成王

十七年即位至周安王二十五年薨而共公喬立歷康公屯景公以後方與孟子同時則此穆公乃鄒穆公而非魯也孟子對曰凶年圖解云凶年是兵戎疾疫飢歲是穀不熟倉廩實則徵云倉所以儲粟廩所以藏米△左傳疏鄭云云府謂寶藏貨財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是上慢一揚明云慢是不急救民君行仁政一文林貫育云仁政是仁愛的政親就心言死長就身言親其上蒙引云上去乃上註謂君及有司但長字專指有司死其長言不疾視其死而不救也一說此條長上二字皆指有司謂合大註愚謂如此則民無事之時只親戴有司都不親戴其君耶△存疑曰上文兼罪君有司君行仁政則專責其君者集註有司知重一夫全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

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其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滕文公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

乎 問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

及也無已則有一焉繫斯池也繫斯城

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

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

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丟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

將築薛吾甚恐知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地而城之故文公

孟子對曰昔者大

以其僨已而恐也

對邠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書曰民

一夏及書五字之歌篇有第

明用兵之道以恤民為本

○滕文公問一人物備者

十八六左傳孔疏案禮云

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

子叔續後也云云軍齊

存疑云文公事齊事楚之

問是欲擇一最強者事之

以求自安之策也孟子對

曰是謀一揚明云是謀指

事齊事楚非吾所能及是

豈其事強之策是可為也

揚明云是指擊池兩句可

為是可以為自強之策

甲策云可為者如此為則

可無受辱又可有保國也

集註國君死社稷

社稷謂國君死社稷之義

以信其民也愛民者

平時○城池地利也民弗去

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邠同○邠地名言大王非

以岐下為善擇取而苟為善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

善而已矣夫音扶疆上聲○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太王雖

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

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

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

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

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

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

當竭力於其所當為○滕文公問曰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

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

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

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

得免焉

得免焉

得免焉

得免焉

七百世子曰書集註

五十一

六十一

遷國詩為公劉即遷國之
事又九世而大王去邠遷
岐諒詩所言是也沮漆在
國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岐
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
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
率岐之淮耳蓋公劉皇祖
及芮鞫都邑之水也既之
自土沮漆舉境內之水也
以此觀之則不得以率西
水滄為漆沮也明矣皇矣
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
大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
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
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
遷鎬在豐水南故周自后
穆居邠不寤奔戎狄公劉居邠
大王邑岐文王邑鄆又遷豐武王居鎬故群書百考有自穆至武王
遷之圖百為善一歷屏解云就大王推開之說為善以修德行仁言非以遷國言創業一請述
曰創始造也垂傳後也此地向未有國善始於此創立業業與後人世世相承以為統緒焉可

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
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
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
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
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
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
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
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

繼一知新日徐嚴泉云為此繼也繼繼續也存宗祀也荷延其如竊之緒而不使之絕也成功之
林貫首云成即即慎與王言而已矣微言曰梁無知日而已矣者見強為善而外別無他者又往往
林謂遷國圖存一時忙迫不服計及後邊可行與否疑註可繼續而行說到為善上去了不知創業
垂統原是及論不說遷思
說為善何妨關註不可激
大全雲峯胡氏曰集註
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
僥倖者不為天理之所賞
為而徒觀夫意外之得者
也前章是守我愛民當盡
其在者而不可僥倖其
在人者此章是勉強為善
當盡其在者而不可僥
倖其在天者石第十四章
章圖鄆陽朱氏曰此章明
人君處困之道以為善德
民為本
○滕文公一也竭力一燃
犀解云九指財賦之九公

市人眾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
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
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
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
死之正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
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
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
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
力擇而處之可也○揚氏曰孟子之
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
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
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

辨斷湯霍林曰：湯九一，二字重皮，故大馬珠主從輕至重，正是太王馮九，處始事之皮幣，意贖我貨，賂也。繼事之大馬，意玩我，尚也。終事之珠，王意利我，珍寶也。三者不足中其欲，則其意在土地，而太王難以此居。此上矣，屬者老，而告數語，不是與民訣別，乃率其民而去之。解土地所以養人，秋人欲吾之土地，吾與之爭，是以養人者，害人不以其所養人者，害公是，亦非人不與秋爭地之意。何也？平無君就遷國，說益世，而不與之爭，則雖失地，君猶在也。不得也。揚明云：免謂免其長，後揚明云：六十曰耆，七十曰老。三子何患乎？無君是太王與民別之言，蒙引獨謂是望民而去之言，以有理曰：三子何患乎？無君又曰：吾將去之，便是有君也。梁山邑于嶽。微云：正義曰：持地志云：梁山

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未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

在雍州，好時縣西北十八里，鄭云：岐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陽西北，臨河其西，當岐山東。比自邕通，周當踰之矣。仁人也。揚明云：仁人指平日有仁政，論△王觀濤真法曰：太王若輕身以

犯狄人之鋒，則邠人或患乎無君矣。我殺去之，即爾之君自在也。勿作狄人，即汝君說國曰：世守。文林貫首云：世守是相傳。指土地言，無死人所受。千百年限云：詳解世守云：先人所受而世守之受。字暗指天子云云。國滅君死。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身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太全通考：趙氏息曰：襄二十五年，崔子弑齊君，晏子曰：君民者，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君請擇

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毋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子？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

是致他死守舊說自料能為大王則選國不能守死社稷而已是窮極之說不可從也侯死者義也大全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絕字朱子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加彼首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通考是氏程曰君死社稷謂之義與權似無別故語錄欲改作經量力釋之大全慶源輔氏曰選國以圖存者太王是也守正而侯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舉以豈之然權非太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支公審已置九壘而取其一二焉夫太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常法耳重求河上莊子天地篇云事求可功求成用功必見功多石第十五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入君處國之道當以守經行權自擇

○晉平公附人物備考十八云魯平公名叔景公子也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為政六年孟子自齊而歸過魯平公將因樂正子以見孟子齊人臧倉沮之又云臧倉未詳○正義云臧倉齊人姓也△圖史合攷云杜預云臧親幸也釋名註曰臧得幸曰臧△直解補按廣文音平公與齊宣王會於冕經山下樂克稱道孟子於文公曰孟子私淑仲尼願學孔子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行公何為不見乎公因語見他曰然產解云他日是往日已駕矣揚明云已駕是駕馬將行△覺路曰真西山曰小人之說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以眩惑之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禮義也臧倉既知其意乃以後喪踰前喪襲之謂其厚毋薄父於禮義為有怨也平公果惑其言矣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前以土後一說微言主觀禮曰前以土四句非問辭乃折衝平公語△知新日錄盧來入曰前以土二句泛言治喪之禮二句一專就祭言是喪禮中之大者云云一說上二句虛說下二句是指其實亦通傳樂正子孟子山大全雙峯饒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為姓樂正表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為姓△人物備考十八

云樂正子是通稱名克仕魯平公云云三鼎上祭禮五山大全雙峯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制也魚鼎膾三鼎是士之制將承魚鼎○大全東陽許氏引儀禮云禮畢肉也肅歌之乾○韻會諸韻思積切說文乾肉也△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倫膚也註倫膚也謂精理滲離者疏曰倫膚謂豕之皮華為之△按五鼎三鼎詳見儀禮十五特牲饋食禮又大全引之故畧之樂正子見孟○揚墨子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而問云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汝所知也伊尹之子國也璧之良醫善藥也子不欲我見之是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可見天欲與爾故御者之格六不欲與爾故臧會之請行行或使之止脈云行止以道言使尾以入言所以行所以止以入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

樂正子見孟

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

變人有臧

者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

吾之不遇魯侯夫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

或字有不知其然而然
 暗含天字云云△微言曰
 行止淺說不以道言皆若
 沮君便有使之行而止
 意兩或字有不知其然而然
 含天在遇是契合豈止象
 輿一見故不遇魯侯左象
 到出處上來△大全雙象
 饒氏曰孔子有兩象道之
 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與孟子此章
 同皆取必於天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我何言是取必
 於已言天既欲喪斯文必
 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
 使我得與於斯文則足天必
 不喪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
 乎天是以我為主二者相為
 實主那箇是聖人言這箇是
 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
 景伯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
 一等

哉 為去聲。沮，慈弓反。尼，女七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各。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入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所不能使，亦非此人所不能尼也。然則我之不能遇，豈裁倉之所不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終

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足天必不喪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是以我為主一說是天命係乎我是以我為主二者相為實主那箇是聖人言這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

